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于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于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者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紉之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邪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

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邪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

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邪雖然紉之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紉之愼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爲紉之申言之其是邪其未是邪紉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是四者有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于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愼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灝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

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爾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于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月十五日敬謹上

上秦小峴按察書

小峴先生閣下往者敬居京師知先生善詩古文及官富陽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敬以屬吏見所言者官事耳其他未之敢言何也詩古文者藝事也縣官非言藝之官且敬于先生非故舊也則未知大人之門以言藝進者相率以言藝歟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是與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相去無幾何也且視所好而投之者必有所求縣官于分巡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衣食利益而已也夫是以不敢後先生奉

命按察湖南敬知新喻先生道過而辱存之敬所以待下執事者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何也敬于先生知之未深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不深知之歟則爲敬者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及先生以爲過上事後復移書賜之以善言敬始自悔又聞以引疾去官敬益用自悔何也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能進而有所爲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而敬之兢兢自外淺之乎爲丈夫也蓋敬積十五年而後敢言深知先生其前後審愼如此雖然未之知與知之未深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知矣知之深矣則友也友之道近則相示以行遠則相示以言皆中于道而後可詩古文藝事也而道見焉今先生所爲詩所爲古文業已集而刻之敬之意以爲宜排次之不宜以多多積之也以多多積之則于道多歧先生所與言藝者仲倫惕甫皆敬友也仲倫達心而懦惕甫强有力而自是仲倫之于道也儉惕甫之于道也越其于先生之詩古文燕閒之見必言之盡力矣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敬者于道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于文能言之而不能爲之然義不可以無言也則請卽二子者之序言而下籤以言之先生以爲異于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歟抑非然歟然今者敬無所求于先生并不如操瑟

之工獻狗馬之容存衣食利益之志也則文在乎先生知
敬之深也已九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翩然矯然骨韵絶勝通體用戰國策

用古法方不為古人所壓

上曹儷笙侍郎書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甯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
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為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
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
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于體制塗飾巧偽殊無足
觀至前明之稟牋于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儕
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
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
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為容為容則體下
方望溪先生目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

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乎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倣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倣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倣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

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峯之失毗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交人之見曰勝一曰其力則曰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于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証成專家爲賦

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皐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于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

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文爲倣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文者如山之立倣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于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皐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

能畧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
悚愧悚十月二十日惲敬謹上

委蛇滴蕩各極其觀

答儷笙尚書書

儷笙先生閣下九月中得手書欣慰無似先生當代大君子乃肯垂念愚鄙之夫所不足者而教正之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敬且感且奮思竭力自湔濯以副所期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然往歲之事竊有小人之心二端不敢不爲知己告者敬家貧無可爲生官事支缺多端又待質幾五閱月意欲棄官歸不肖之身于先生庶幾過貴州就一授經之席使俯仰無虞而道藝亦有所益一也士之處下位者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而可以罷官可以不罷官之時門戶之界也今歲春首有書與知交言不爲熙甯之

附介甫亦不爲元祐之附司馬公況在往歲豈敢不愼故
甯直無曲甯激無隨二也此二端皆私心妄作言之慚甚
豈敢自附于古之强項者邪然先生知其外之强項而有
以進之卽知其內之并不及强項亦必不鄙之棄之而復
存以進之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于左右也正月中秋潭
來書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并及鄙文敬以贈送序多謂
諛之辭恐獲罪門下未敢率爾執筆三月中聞秋潭被劾
四月中而訃至傷哉傷哉撫軍非欲殺秋潭之人而秋潭
竟死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
事而秋潭竟以病死如之何如之何方秋潭在時人多異
議者今秋潭死矣何處復得一彭秋潭惜其予奔走衣食
敬三索行述不得然銘墓之辭敬前與秋潭定交曾以後
死自任不負此諾也稾本并近作數首奉呈惟暇中正定
之書中名帖不敢當不敢當先生德位崇重下交于奔走
之吏先生之道益光矣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謹附繳
惟先生曲諒之乍寒一切爲道自重七月十一日惲敬謹
上

激昂之文最難清瀏此性分中來不可强也

上汪瑟菴侍郎書

瑟菴先生閣下敬奔走塵俗逾二紀矣所治荒遠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竊意迂戇之質百無可爲惟耗升斗祿爲讀書自守之資可以盡年可以長世然未嘗不以弇陋爲懼也古之君子學于古人則思畢其異同學于今人則思正其得失小生之所知下吏之所能其不可自畫明矣然不敢輒以之干人者或好尙不同徒取憎惡或事權所在跡涉梯媒與其過而近毋甯過而遠與其近而人知毋甯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然敬嘗觀之古人蓋有自達之于當路者意者或一道歟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

也意者或有其不苟者歟昔者退之上盧邁趙璟賈耽書皆詡責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刼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是故一介之士屏人獨處仰而思俯而書無論富貴酬養者不足與其旨甘分其膏澤卽如韓樞密之壞傑富丞相之重碩文丞相之敦惠若與之抽毫命牘酬酢古今析豪黍之理舉邱山之事恐未能盡其精微周其博大天之生才各有所御不可強也若是則所謂不可苟者亦有其不可失者歟先生自通籍時卽以好古力學聞天下然而不知者曰是宗漢儒不宗宋儒是喜治經不喜治史敬在下風蓋有年矣區區之忱未能無惑及前日上謁而淵然之容雍然之論所謂異同黨伐古今愛薄之說無幾微見于神志語言而後知前之云云者皆淺人附和未能深窺而性情之平頗學問之純襍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敬五十之年斷斷此事不日進則日退惟得有道教正之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謹錄舊作二首近作五首呈之左右惟先生諒焉九月二十五日惲敬謹上

神淵無風其淪漣淡蕩亦非池沼之觀

答吳白厂書

白厂二兄足下二十一日使至得手書藉悉興居萬福慰甚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敬何人斯敢當斯語邪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二兄大醉狂叫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詩尚當讓出一頭地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而已二兄畫竹堅潤通脫豈惟雁行湖州蓋駸駸乎抗衡齊首而將毋越之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乃二兄所不作者然襄陽自詡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謂無一筆關仝李成俗氣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

宗二兄畫松作氣滿前如驟雨如旋風當求之張文通以下惟襄陽爲裕陵書屏反繫袍跳躍便捷不爲富貴所懾二兄當之應無愧昔賢且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襄陽集其詩如工部之文如記室之賦意趣與俗懸別二兄則揣摩諸家而能洗刷之浩浩乎翛翛乎敬常謂乾隆中江右第一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雖然古人極深極微極正之作何如深而可至微而可探正而可感發之作何如可至而仍超遠可探而仍窅渺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而留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敬于此事雖自入歲即受法于先人然所得無何故律嚴而拘思通而近氣盛而易竭響切而易流其境去二兄遠矣今敢率爾有所言者蓋以古人待二兄不得不以古人自待交友之道貴如是也敬回縣後諸事如蝟毛不可爬梳所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無勤遠念前過貴郡本欲至草堂而輿夫出城即取東道以致相左昔者楊少師西遊僕人挽之而東往日之事得毋類此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今無其人不如公榮者不敢不與飲敬今之投刺待見屏息雅拜者皆是也惟公榮可不與飲非二兄而誰則敬之不過草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二兄其何憾耶附上畫松歌一首

乃章門所作劣甚勿見弦作寒一切珍重十月十六日輝

敬謹上

從六朝脫化其縱宕處仍自諸子得來

答蔣松如書

松如大兄足下三月中兩得書知于往歲來江右無因得見盡心意所欲言甚惘惘復知得交于梅皐太史多磊落之遊甚喜而書中三致意則以所爲四子書文屬序于敬此敬所不敢辭也數月來爲吏事所苦不得暇鹿耔頗與知顛末是以不及作報五月之望復得書以古君子之道望敬而責其不恭皆切直敬所未至甚愧感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則甚非事理也敬與足下初接于州中汪氏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而後相見于都中一握手卽相背去幾十餘年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今又三易寒暑矣與

足下蹤跡不可謂不疏然心甚懸懸于足下者則以足下之爲人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願交而不敢失則言宜誠故請得盡其愚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爲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爲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明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子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序乃今之號爲知古文者曰不得作四子書文序嗟乎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

于今日爲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爲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僞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若是則爲足下作序何不屑焉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許其自言曰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曰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後惜其老不得意則曰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嗟乎惟儼爲浮圖者也永叔序之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其人非儒人也足下自二十入少年場三十讀古襍家言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若是則足下之文敬將求而序之又何不屑之與有雖然古人之序序著書之意而已

故一集不再序後世或爲貢諛或附于有大力者則序至十數焉足下文得梅皐太史之序足矣敬又從而附益之其貢諛歟則敬不敢爲爲附于有大力者歟則敬非其人且無以處足下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則足下之爲人與敬之所以交于足下者皆有源委可告之後世惟高明裁之四月初十日惲敬謹上

與湯編修書

敦甫先生閣下敬處卑就陋年及五十而無所成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往者張皐文寓書盛稱先生高義皐文旋卽捐館舍敬無以自通後秋農自粵過南昌敬以聞于皐文者質之秋農而益知先生之所以自處者敬其可居今之世而不求得當于先生邪皐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皐文者也皐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

行多行乎自然而存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存爲者鮮則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乎道易遠必也存爲者亦歸乎無爲則庶幾乎斯道乎

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來多憖置之憖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敬交于皐交之時皐交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皐交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皐交之行以自通于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

先生其有以大益之則幸甚不宣三月二日惲敬謹上

明儒學案條辯序

黃梨州先生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列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九宗而于姚江復分浙中江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其崇仁白沙爲姚江之源止修泰州甘泉東林爲姚江之流不相入者河東三原而已若授受在九宗之外者別爲諸儒學案統之表彰前修開引後學爲功甚巨然先生之學出于劉蕺山先生蕺山先生之學大旨悉宗姚江是以先生于河東三原均有微辭而姚江之說則必遷就之以成其是一遷就不得則再遷就三遷就之此則先生門戶之見也敬天稟凡襍人功疏妄于先

生蓋無能爲役而少日所聞于先府君及同學諸君子者質之先生之說頗有異同如水之分合脉絡可沿如山之高卑顚趾可陟非敢強爲是非劃分畛域也因謹循此書之前後分條下籤求其公是如不當者不憚移定以盡彼此蓋三歷寒暑而後會而錄之可付寫焉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此河東三原之學所自出同于朱子者也然不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乎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姚江之學所自出同于陸子者也然不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其先後之序並行交致之功庶幾其備焉矣乎夫遊說之士計利而不計害言得而不言失後之人尚引大道以責之若言聖人之道者據其始而攻其終操其末而伐其本則所明者不及所晦之多所守者不及所攻之當何以驗之心身而施之國家天下哉夫善其言所以善其行也請與天下後世諸君子昭然確然言之若攻伐之說敬不敢附惟諸君子諒焉

五宗語錄刪存序

敬年十五卽讀道家書後于吳山道院繙道藏鄙倍不可訓者十之七凡下者十之二周秦以來諸子及所存古注家其善者也若魏伯陽張端伯所述亦道之一隅而已至山右始讀佛氏書行江東西時時至佛院讀之爲鄙倍爲凡下有過于道藏者其精博之說微渺汪洋神生智出道藏視之蓋瞠乎後矣中歲喜讀諸禪師語錄于三乘之言本無差岐而其從入之門與從出之徑無轍跡無依持蓋人心之用不能無如此一境非強爲者也惟傳授漸遠積習日深及其末流幾于優伶之辭駔儈之行此則不可之

大者也敬條其可觀者得若干卷行修力積其道自至確然隤然不容一隙者爲第一集機微鋒迅一擊卽解潛魚出鉤飛鳥墜繳者爲第二集發明天人依附經論渾融包孕條理分晰者爲第三集片辭之設具見性靈一目所存偶涉道要者爲第四集其餘附會之陋修飾之工如二十八祖偈言歷代禪師評唱一槪削之以絕龐襍程子曰佛氏之書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夫不涉其藩不登其堂不入其室豈可以斷其是非得失之分數哉朱子曰佛衰于禪禪衰于梏喝夫曹溪之說法豈可謂佛之衰百丈之見大寂臨濟之見大愚豈可謂禪之衰後之君子于此能自得焉而不爲所眩奪則可矣

子居決事序

太史公曰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

惲子居曰

本朝法皆畫一行臺省大吏權不敵漢郡守州縣吏權不敵漢戶賊曹皆謹奉功令無敢恣意者敬初領縣事太夫人敎之曰縣官得自決笞杖而已折責以四十爲限爾當止三十五其五爾毋所貰也先大人曰死刑不可減也雖然斬刑必先比絞律不當而後入斬立決刑必先比監候律不當而後入立決敬謹志之勿敢忘

然敬褊中遇事輒

任氣擊斷之晨起坐齋中抱牘進者差肩立敬手畫口指毋留其應聽者翻竟卽擲下如風雨已坐聽事問數語書牘尾輒數十行意張用濟劉元明不過如是而昔友張皐文過縣曰此酷吏也敬大驍就求其說皐文曰凡天下以易心言吏事者與手殺人一間耳不意此事近出吾儕敬聞此言爲之愧汗今年五十矣精力志意漸不如前始患過者今未必不患不及天道之盛衰人事之進退不可不防其流失也因類前後所決事爲若干卷以自觀省焉其目曰稟以達上官曰批以受民辭宋史大事奏稟畫黃唐有批勅宋有批答皆朝廷之辭其行之官司不知所自始曰諭卽漢之敎曰斷卽唐之判也

先塋記

孤塵山西厓絶地數十丈鑿厓而窆之爲十二世祖恢菴府君之兆西向陳孺人祔孺人再繼陳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十一世祖贈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存省府君謝安人合葬焉孤塵山之東曰亭子灣爲十世祖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之兆東向蕭恭人合葬焉其昭兆葬九世祖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嚴安人合葬焉昭兆迤東葬秀水丞愼所府君敬八世祖也吳孺人合葬焉其穆兆迤東葬愼所府君之弟國子監生良卿塋限之外迤東北爲七世祖慶府典儀正敬于府君之兆周孺人合葬焉是爲孤塵

山東西墓地西兆二東兆五石橋灣惲氏歲祭之石橋灣之北路西墓地爲六世祖縣學生繩武府君之兆西向王孺人合葬焉其穆兆葬方顯府君敬高祖考也高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府君之弟達初昭兆之南葬府君之兄赤初穆兆前行夾葬赤初之子文元武元蓋墓位紊矣其故不可考同六世祖者歲祭之石橋灣之西牛車基墓地爲曾祖考燮臣府君之兆西南向巢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祖考贈富陽縣知縣子渭府君錢孺人合葬焉其穆兆先府君葬焉同曾祖者歲祭之惲氏自南宋以後著譜者多書葬所然墓頗夷失其未夷失及近窆之者謹記之如右子孫庶有考焉傅純曰古不祭于墓者明非神之所處也蔡邕曰古不墓祭今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乃知至孝惻隱不可廢也是二說者其可以言古今之禮歟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石橋灣惲氏同出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副使生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同知之冢子曰秀水丞愼所府君丞生典儀正敬于府君始居石橋灣敬七世祖也子孫爲房三同知之次子曰良卿良卿之伯子曰紹先子孫居雷宋村仲曰日森子孫居常州府城之城灣季曰鴻祥子孫居江陰縣之青陽唯叔子紹憲二傳無後順治中典儀之孫方顯府君招雷宋村紹先之曾孫朝元聯元來居石橋灣朝元之子孫爲房十聯元之子孫爲房五于是石橋灣惲氏凡十有八房乾隆三十八年朝元之曾孫吉濡諏于族爲

祠堂祀副使以下嘉慶三年敬葺其楹宇及庭陳祠堂之制始備輝氏譜自副使上推十一世爲宋提舉方直府君其世次官爵里居皆可考證自提舉上推四十三世爲漢梁相子冬府君代遠多疑似者提舉之冢子爲紹恩府君次子爲繼恩東麓府君紹恩之後也嘗師友李獻吉邊廷實諸人始以忤劉瑾外補終以忤汪彬等斥官在湖廣八年北俘羅山竹山流寇南定郴州桂陽州屢叛猺賊東扼甯王宸濠西潰之師蓋終身皆在艱難讒搆崎嶇戎馬之間而確然守道自立不稍爲俯仰依倚者後之子孫尚其念先德乎哉

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十里有奇東厓爲蘇圃有宋高士蘇雲卿之遺迹其南泮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泮之北沙斗入北佩湖南以南泮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中通判豐君有俊建東湖書院館四方游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于縣學迤東蓋前事以虧帑沒入其宅者黎君歸帑于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築甃之費爲銀若干脩脜梁糢膏油舟輦之費復爲銀若干于是深衣

博帶之士揖讓弦誦于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焉孔子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鉤黨之難蘇雲卿當宋播越之餘張德遠欲有所圖而雲卿褰裳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涅者夫鉤黨爲君子之過且遠之如此況小人歟張德遠處已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者且遠之若此況以人國爲徼幸者歟學者能見于此然後依附攻訐之學術苟且之事功不足動其豪末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新喻東門漕倉記

三代之時自諸侯卿大夫士皆其國人而鄰長里宰酇長鄙師卽同井廬以行相推擇者故下之俗易達于上上之風易究于下天子者稽其成而已漢祖秦設郡縣所命官奉三尺法以裁山海千萬里之民於是上之所行有非下之所任者而治日衰然其時三代之制猶不至盡廢鄉亭之官是也迨唐宋以後爲三老嗇夫游徼者苦官中侵辱多避免因悉改爲輪差歸之保正戶長保正戶長以微民與官絕遠不能通閭里之情于郡縣如鄉亭之官與令丞尉相教令嗚呼此郡縣長吏所以囂然獨行其意于上而

民終不可治也已新喩附城爲五坊坊有坊長鄉爲五十七圖圖有地保坊長地保如保正坊圖皆有十甲甲有管首管首如戶長其輪差之歲則管首迭爲坊長地保獄訟賦稅盜賊皆督之獄訟取居閒及爲佐證盜賊主踐更而賦稅則至時坊長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戶丁爲期悉納之坊長地保坊長地保納之官故賦稅無後時者敬蒞縣坊長地保皆以禮訓督之可事事凡縣中有舉置令縉紳先生學弟子諭意于坊長地保揆其平衆從而後行事皆辦漕倉者最初在城之南門康熙閒改建于中城之保房前事鮑君又遷于治之東南隅基峻而隘民不便於是坊長地保以改建請縣中大姓胡萼有第在東門內門堂廡毬場皆宏整直可錢五千緡以千緡售于衆而旁舍及地不取直大姓章美亦以地益之遂復遷漕倉于東門湖北試用州判黎士煊等任其事加勤無私利三閱月而功竣夫漕所以爲

國家也爲

國家者必不可病民觀于胡萼章美之好義及在事諸君子之所爲天下豈有不可使之民邪然欲使民自訓督坊長地保始後之人勿以敬爲古可也

羅坊漕倉壁記

新喻

羅霄江自袁東逕臨江八章貢水春夏秋三時得雨漲發萬斛之舟隨流東下疾如弩矢及冬水落瀏然見底散石鱗次而州渚之歧沙石相排擁舟益艱重不可行故袁之屬縣無漕新喻屬臨江漕二萬四千餘石皆道羅霄江自縣顧舟行五十里至羅坊水淺甚自羅坊行九十里至臨江治水差深再下三十里水益深可方舟達南昌兌軍故新喻運漕以羅坊爲便而縣西南北近袁納米多順流縣東附臨江溯流至縣遠者幾百里殊患苦之故縣東納米亦以羅坊爲便嘉慶八年士民請建倉于羅坊凡縣東區

若干圖若干米若干納于羅坊倉計縣漕蓋得三之一減運五十里敬與同官計之僉以爲宜於是請于府及行臺省得允十月倉成十一月漕事畢是役也訓導胡君實左右之其在事者縣東縉紳之士及保正等皆有勞績焉爰書名于左方

沙隴胡氏學田記

新喻之南郭曰沙隴胡氏胡生嶺世家焉生之曾大母傅買田于官田灣得畝四十有八租五十石子孫從師及就試所司咸取給事在乾隆之二十八年越年若干傅卒葬峽江又越年若干爲嘉慶元年生與其宗賣官田灣之田以直買峽江溪瀾之田得租四十四石于前額不符又買沙隴之田得租十四石額遂溢而請余爲之記古者士皆授田自井田廢而田私于農故士遂無授田者後世君子于私田之公于族者曰義田義田之給于士者曰學田儻亦古者士田之遺意歟是非特資其身也蓋將養其廉恥

以爲德業之助胡生與其宗勉之可也

重修萬公祠記

瑞金踞五嶺尾脊東戶入閩而長汀爲汀州府治所宿重戍扼之故閩非大亂兵無至瑞金者縣西南越汀州之武平以及于粵多石陘荒絕粵有饑擾即躪瑞金自前明至本朝凡數十至明宏治中賊循陘夜襲城知縣萬公琛巷戰死縣人立祠祀之其事爲最著蓋瑞金遇大亂則東備閩小亂則南備粵其勢如此而縣之北爲所隸甯都州州負廣昌左挾石城宿戍不及長汀其溪谷深雜與武平等嘉慶八年廣昌奸民廖幹周聚衆焚掠甯都石城奸民應之瑞金亦有應者大府以兵馳至始勦絕蓋瑞金于閩粵

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其自內趨者常連甯都石城必先事部分乃能得要領其勢又如此敬上事瑞金去廖幹周之平一年矣求士夫可與戰守者不可得最後陳君象昭見日明府君無憂瑞金瑞金聚落無可容五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義勇能破之敬行縣時潛勘驗語皆信知可幸無事遂一意吏治暇則以儒術鐫摩之陳君之子雲渠從敬游好治經能詞賦亦喜言兵嶺嶠多好奇之士如陳君父子可倚也已一日酒次與雲渠言萬公祠已就圯雲渠慨然任之葺門垣築階陳塗墉壁設櫺楯事竣爲位以祀萬公敬與同志者左右將事咸偲偲然若有所感焉因記其事之始卒使刻石于壁間且詳瑞金兵事緩急難易之數以告後之有責于斯士者

細〻鉤染而渾古之氣溢於楮墨間構局如鎖子骨相銜結處一筆收之有龍象獨行之勢難在仍不失記體也

遊羅漢岩記

瑞金陳石山之南曰羅漢岩八月望後一日與楊生鍾生遊焉大石翼然下可列坐千人沙門爲佛屋據其廣之半皆庳陋大石之上爲天池水常滿少溢則漉于石之脣齒間無徑可登西行繞岩岩盡而北而東登數嶺有石隘入隘數十丈下過石穴聞水聲琤然天池也出嶺背矣法住記言佛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大阿羅漢各與眷屬分住世界此世所稱十六羅漢也四分律言佛涅槃後大迦葉差比邱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阿難以愛惠癡怖見屏後阿難聞拔闍子比邱偈得果在王舍城共集

三藏此世所稱五百羅漢也釋氏之言多鄙誕鄙則愚夫婦易知誕則易惑故名山水及荒厓絕壑人多以羅漢觀世音名之嶺北且數十處此其一也觀世音爲三大菩薩之一以普門品言聞聲赴救四天下皆尊事之今士大夫擁高位厚貲不知推所職以及遠而詭談性命相率不讀佛書不奉佛法恐亦未必見錄于孔子也既以語二生因并記之

看結語可見一切議論不至破壞記體

由羅漢並舉觀世音卻從觀世音放開作結

法至熟則無不可

東路記

南昌城下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回任檄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茌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大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于清端公成龍作縣事甚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栁樹亭栁卽桓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栁子似棟者是也桓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注桓

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桐十一月初一日甲辰朔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過曾香墅鄧蘭士蘭士從弟鄰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吳白厂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揚村初三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豐滌硯十一閱之渡河復五里宿楓嶺初四日行八十五里宿甘竹雨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甯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界爲三成如仙嶠搖漾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紅綃眞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封山蓋拔見在二百里之外軍封之南至甯都多石山千幢萬旗皆南指然無如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甯都會梅水可舟甯都之南溪皆北流六十里至九段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阮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甯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

陽湖

眞記體

遊翠微峯記一

自甯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扃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盒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盒山而闔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于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隘于前巢不可息爲

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甯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遊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甗洞構橫閣敘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于榻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于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澐澐首銜尾逮肩跂腋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盒山石矗起數十丈如氷相附自南而西而北磴而上焉甯都之山界閩粵

透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畜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重修瑞金縣署記

府州縣用古諸侯禮大門皆臺門瑞金以閤爲大門爲楹三次內曰儀門其名始于唐之節度使後官寺皆冒焉爲楹三左右門卽漢之閤門三公則黃之次內曰大堂爲楹五有東西廊爲楹二十有四左右列八房以應官其名始于唐之中書尚書省後官寺亦冒焉八房者曰承發古都吏曰吏古功曹曰戶曰屯曰工古戶曹曰禮古議曹曰兵古兵曹曰刑古決曹賊曹也次內曰宅門爲楹三後漢書明帝紀云應門擊柝鼓人升堂古者惟路寢有堂鼓其置路門歟應門之鼓曰應鼓其應門亦置鼓歟若是則路門

其亦置榛如鼓之應歟諸侯其以雉門路門應榛與鼓歟鐵磬卽方響南齊代鐘以記漏漏五夜以二十五點節之故名點次內曰二堂爲楹五有東西廄爲楹四二堂之前皆治官事之地也其後曰上房爲楹七古謂之小寢上房之東南曰東上房爲楹三有東西廄爲楹二古謂之高寢與上房同周垣古謂之宮牆二堂之東曰庫房爲楹三古者庫在庫門藏車甲後世無車甲所藏貨賄而已故內之乃府也而以庫名焉庫房之東曰東院爲楹三東院之南曰後門房以居典謁西向爲楹四二堂之西曰華廳以燕賓爲楹三有東西廊爲楹六玉篇云廳賓廚也唐以後以聽事之所爲廳偵矣儀禮侯氏聽于天子曰聽事以決事爲聽事亦非也華廳東後室爲籤押房漢曰畫諸君臣同辭唐宋曰畫黃曰押詔君之辭曰輪筆曰判押曰書行臣之辭皆押也宜押者籤之南史籤前直叙所論後云謹籤月日下是也華廳之前曰前華廳爲楹三以上皆燕閒之地也華廳之後有周垣垣以內南北各爲楹三以處賓僚上房之後垣外迤西曰廚房爲楹三自大門至廚房共八十有六楹嘉慶十年四月十一日至瑞金周視多頹損旋葺治之三閱月而功竣後四年去瑞金爲之記以告後之人焉

東麓先生家傳

先生諱巍字功甫號東麓宏治十六年進士由戶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尋遷郎中時武宗任用劉瑾有急獄瑾必欲置之死先生知其寃白之忤瑾意先生在部素廉謹瑾怒無所泄遂以例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伺其失瑾旋伏誅得免正德六年霸州流賊劉六劉七自河南來入境率師逆擊賊北走其明年賊復來犯先生東擊賈勉兒于羅山敗之劉六劉七乘間躪武昌執殺巡撫馬炳然掠其家順流趨江西先生旋軍南擊敗之還炳然妻子斬首五百級復旋軍西擊四川流賊藍廷瑞鄢本恕于陝西石泉敗

之追至漢中復敗之以功遷按察司副使十二年從湖廣巡撫秦金討郴州桂陽州叛猺龔福全禽之遂合南贛巡撫王守仁攻江西桶岡叛猺藍友貴夷魚黃寨奏食三品奉十四年甯王宸濠反率師趨黃州宸濠敗罷師先生前後在軍凡八年止進一官不自得欲投劾去會侍郎吳廷舉奉命赴湖廣與先生治永順宣慰司彭明輔獄彭明輔者與彭惠姻親惠與保靖宣慰司彭九霄爭兩江口地明輔助惠攻殺懼不直以巨金鬻獄先生拒之廷舉素知先生功以此益知先生特疏薦爲湖廣巡撫有幸臣索賄不遂章上不報後一年罷官罷官後八年卒于家

論曰先生以拒賄受知于吳侍郎卽以不納賄見抑彼江彬等不足責何宰相無一人若是哉正德當有明中葉天下徼幸無事人但爲先生惜耳如高陽孫承宗者廢棄十年天下瓦裂其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后谿先生家傳

先生諱釜字器之號后谿年十七補縣學生正德五年舉于應天十四年試禮部中式十六年世宗即位與張璁同賜進士出身知安陸州時議起興獻王陵爲顯陵達官外戚內侍以事至無時有內侍責供帳鬬擊州通判先生令民擁通判去曰罪在知州毋累若也由是內侍在中持事者皆不悅江夏民陰殺人瘞尸山中讐者訟之民因令兄子竄去反指所瘞誣讐者殺其兄子獄不得決先生承巡按御史檄鞫之曰若兄子年幾何愕曰二十五矣乃發瘞驗之髮盡白獄遂決先生常有德于衛指揮使指揮使畢

盛饌實銀匜羅輩中以暮抵先生先生列吏卒堂下將發輩固請入室不允叩頭復持去自後無干以私者在州二年以憂去後如京師補官張璁爲侍郎方向用欲引先生附已執手謬爲策曰若忤中貴人恐中傷賴天子甚聖若疏其惡暴之渠輩言不得入非特免禍且大用先生以璁等飭政避其黨不對大忤璁復出知均州治如在安陸嘉靖七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旋晉郎中調吏部張璁曰吾溫人也溫乏守須得一好官因閱郎官籍指先生名曰是人可吏部郎具疏題補溫州府知府先生至溫一以法治貴游之私人不得逞張璁又曰溫海邦幸無事守誠好官毋乃屈耶吏部郎具疏題補成都府知府先生聞之不怕曰吾不能枉道幸有先人之廬足容賤子也遂不赴官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三

論曰漢世孝廉重同歲生至唐進士同年益厚然未有若明之徇者也當日人盡如先生朝廷豈受門戶之禍耶先生守溫境內淫祠檄毀幾盡此非隱微無愧不敢爲張璁乃欲羅致之謬矣

敘事之文用筆如純緜裏鐵文格最高

少南先生家傳

先生諱紹芳字光世號少南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洊擢員外郎郎中外轉湖廣按察司僉事福建布政司參議先生性褊直有同縣人改庶吉士者先生曰一爲史官竟置產百萬耶後其人位顯爲所中罷官

論曰先生在刑部時與李于鱗王元美遊今遺集視七子風尚相似可知得力所自矣

香山先生家傳

先生諱本初字道生號香山老人年二十一補常州府學附生以例貢國子監居京師三十年不遇崇禎十七年舉賢良方正除內閣中書棄官歸卒于順治十二年年七十

先生與遜菴衷白兩先生爲羣從兄弟相師友棄官後更名向畫學董源南田先生少時師之

論曰先生之學襍于浮圖老氏遜菴衷白又甚焉至忠孝之際三先生未有以異也自百氏橫議先王之道崎嶇榛莽分裂歧出後之爲二氏者得援吾道以附會襍亂之是故唐以前言二氏與吾道畫然者也宋元明言二氏皆竊

吾道之近似以支拄排之者之口士大夫益以爲精微可喜通脫自得從而浮其津造其厓雖學道之士不免焉然而顏淸臣蘇子瞻張子韶諸人大節炳然百折不變不爲虛緩頹放之學所誤蓋五倫之道根于天性順推曲致其力皆足以自遂此以見吾道之自然而二氏之爲矯拂也三先生所得豈在彼哉

衷白先生家傳

先生諱厥初字伯生號衷白萬歷三十二年進士由行人轉戶部主事天啟元年水西蠻安邦彥反先生以兵部主事受上方劒馳至四川督將吏平之二年魏忠賢子良卿叙慶陵功蔭指揮僉事先生爲郎中宜署牘乃托辭請外補補浙江按察副使轉福建右參議擢湖廣按察使崇禎二年

大淸兵自遵化州入口京師戒嚴先生督鎭筭兵三千人勤王是時各省兵大集糧不繼沿途多逗撓先生獨先至且贏三月糧兵部尚書梁廷棟閱師入奏曰惲厥初非書

生大將才也帝遣內侍勞且問方略先生疏陳利害得溫旨然兵部一切調發無如先生言者乃以疾乞休福王稱帝南京召爲光祿寺卿先生曰疆場無勝算而朝黨日爭時事可知且江北四鎭分據地險兵衆左良玉在上游朝夕有王敦桓溫之禍誰爲王謝諸人哉乃不赴召順治九年卒年八十一

論曰吾惲氏仕者先生與東麓先生寂號知兵然皆未竟其用後先生多爲浮圖言虞山錢陸燦至比之張無盡豈知先生之不得已哉然先生善觀時變與爲進退必籌可爲而後爲之此則先生終隱之意也已

遜菴先生家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祖紹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父應侯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亾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于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爲浮圖名明曇已復至建甯之建陽是時

大兵席卷浙閩粤三省唐王與弟聿鐭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倔彊走拒遙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祎聚衆入建甯屬縣多響應于是建陽士民數百人噪于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八閩門戶建甯守則諸郡安然不得仙霞嶺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時先生長子楨自常州至與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甚銳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後軍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先生復上書重熙請逕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俟餒亂選精卒南下與圍中諸將夾擊之重熙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糧乏勢益弱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齧齒腐心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迺至于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圖江甯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

熙十七年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于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于同里張瑋後會稽劉念臺先生宗周爲左都御史瑋副之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既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後于建甯被略桓不知所終格自有傳

論曰先生以高才爲世家子宜任天下事然前既卷懷不用矣區區建甯不足當天下千一顧欲藉烏合之衆陸梁進退與天命爭衡先生之知豈出此抑謂據阨死拒割裂畸餘可稍延明朔然大圜鴻覆欲遺一隅何可得也豈忠與知不並行歟抑出處成敗要由運算有不自主者歟說者斥先生既改服復爲儒言則一端之論也已

南田先生家傳

先生諱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少居城東號東園草衣生遷白雲渡號白雲外史既老號南田老人先生年十三隨父遜菴先生依王祈于建甯陳錦破建甯被略錦無子其妻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于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紿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留之寺中泣而去先生始得歸先生以父兄忠于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于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筌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尚書犖

語人曰南田畫吾暗中摹索能辨之世多贋作其至處必不可贋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致先生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先生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以畫爲生然非其人不與也卒年五十四子念祖不能具喪王翬葬之

論曰昔淮南王敘離騷以爲其志潔故稱物芳蓋深知屈子者先生泥塗軒冕鶉居蟬飲身世之際可謂皭然而世徒以畫知先生末矣然先生之志之潔于畫何嘗不可見哉

惲氏作畫自香山先生始遜菴先生以枯墨作山水殊古簡然非作家後南田先生負重名羣從子弟皆作畫遂成風尚今畫法多流蕩矣敬謹擇其有意者著之于左

珝字相白畫學南田先生

源濬字哲長善吹鐵簫號鐵簫老人天津縣丞畫法一準徐熙下筆有芒角生氣坌涌如雲展潮行惜稍俗耳爲人爽邁任氣必踐言去官後卒于天津

源景字希述冬官正轉工部主事畫法黃筌官京師垂五十年無車馬塵屋敝幃不見厭苦之色

冰字清于父鍾嶐南田先生族曾孫也冰寫生芊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朶俱有光適同縣毛生鴻調鴻調不應

舉築小樓夫婦居之以吟詩作畫老焉

宅仁字原長畫多贋南田先生然質重韻味無絕勝者

與三字德三歙縣教諭能山水華卉筆法清婉兄弟皆困

之爲教諭不能贍其家棄去鬻畫京師客雄縣遂卒

羅臺山外傳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

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

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

雩都宋昌圖同學于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

其于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

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

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趺

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塘過甬東多託

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

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惶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如此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微而顯志而晦應書而不書者即書法也

謝南岡小傳

謝南岡名枝崙瑞金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又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性獨善詩所居老屋數間土垣皆頹倚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會督學使者按部斥其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嘩南岡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三

論曰敬于嘉慶十一年自南昌回縣十二月甲戌朔大風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埽除蠹書一冊墮于架取視之則南岡詩也有郎官爲之序序言穢腐已擲去既念詩未知如何復取視之高邃古澀包孕深遠詢其居則近在城南

而南岡已于朔日死矣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爲卑官于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二僕傳

順喜其父孫祥丹陽人賣身于敬族兄用霖用霖賣孫祥及其妻張于子渭府君順喜隨孫祥至始八歲少長一切不肖皆爲之惟事主則勤至出于至誠先府君臥病十二年順喜日侍至丙夜抑搔折手節解疲肢無倦後與楊和兒溺死采石江中

楊和兒河南洛陽人隨董達章超然至京師性戇甚不得超然意遂隨子寬至富陽已復隨至都子寬出都過河間逆旅火跳而行是日覆車于圮幾壓且溺皆仗和兒得免後復事子由嘉慶九年太孺人年七十和兒自鎮江偕順

喜湖江來新喻祝太孺人三月二十八日次采石有沙門
丐于舟舟人靳之沙門曰生非我有也財何吝邪舟行至
中流而沒和兒于羣僕中最善順喜其不肖多同爲之而
事主勤至則同死亦同噫二人之不肖無死法也而卒以
非命死觀沙門之言其有數存邪然天下有法宜死而反
富壽是數之不平固如是邪且天何不能反此數以爲事
主者勸也

後二僕傳

嗚呼民之愛其生性也至不愛其生而以戕賊作餌豈一
日之故哉瑞金處萬山民性悍喜邪說敬視事期月矣上
下無所感動咎其何辭陳明光者世業揉通符錄與湖陂
司巡檢比而不喜典史吏卒嘉慶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庚
寅敬以事赴行省明光之族人明偉有婦何私其族人明
讀明讀挈而逃明偉訴于明光達巡檢獲之以何付明光
明光亦與何私忌明讀相鬬巡檢執械明讀故陳族人
惡巡檢而不直明光二十四日族人鬬而至明光知巡檢
不足倚以刀至頸取少血卽撲地使其妻劉訴縣縣曹付

典史往驗又不直明光而明偉之妻何前爲族人擁去明光既失何復得不直名于甲夜自起喑噁獨飲酒持刀奔巡檢司殺明讀傷守者一人奔典史署殺皂隸一人傷三人復殺門子一人典史闔門大噪明光反走道縣門念終不得活遂入傷鈴下二人砍閽者孫福傷肩自後戶走避夏清柳芳避入室無後戶同死于明光殺人時無發聲及與支拒者書手劉懷仁曰其諸爲符錄所禁歟明光起州審錄于路自恨曰縣官在吾不至是也

夏清仁和人敬知富陽時來從以小失遣去嘉慶元年敬餉軍銅仁道五千里而自武陵以南卽出入叛苗中幾一千餘里夏清願從餉銀十五萬兩爲鞘一百五十皆夏清主之役旋從至江山敬以先府君之喪去官復遣之而敬貧甚左右無一人夏清復來遂從入都從至新喻最後從至瑞金前被殺一月敬心忽不樂欲遣之不去而死嗚呼命也夫

敬上推八世祖秀水丞愼所府君華卿年五十二始生七世祖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譜不載所自出夏清常從除祠堂奉祧主一出于室敬就視之曰夏孺人神主男紹曾奉祀然後知出于夏也夏孺人侍愼所府君當于官浙時而清籍浙其不偶然歟然輾轉千萬里以死于瑞金何也

柳芳武進人傭書府戶曹不得意嘉慶五年從敬于新喻凡投謁及詩文詞草稾柳芳主之能日書一萬字無塗注前被殺三月已辭去復反而死敬束下素嚴夏清柳芳皆布衣屨言語訥訥然以此得久然卽死因也

左氏骨法而神貌俱肖五代史

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于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頃之有嘩于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頭曰花翎通諸羅道

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

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
朝廷體邪然重懲汝非優功
盛旨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顙下卒不問所
坐何事方紹興應逵曰吾聞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
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
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
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與夫四十貝子曰若忘
富貴所自邪何躪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語有閒敬告
之曰吾聞之張皐文張皐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
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

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
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
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
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火之賊過
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
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
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
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
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
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

火炬盡爇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間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起法排法結法俱妙下筆不受古今人牢籠而能直到古人

書山東知縣事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讐大姓者誣以不軌列頭目數十人上變于巡撫巡撫下上變者于獄檄按察使督府都司以三百人馳擒之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驚曰奈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馬疾迎兵于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反者非反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竄則反實矣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

人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耶婦稚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跳去者願以八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止兵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迎馬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縣親至諸應捕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衆皆跪號哭按察使愕然良久令衆至所司投獄具情白于巡撫巡撫以屬司道府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幾上變者于獄蓋自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縣爲能更一年巡撫按察使相繼遷去會大計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休

似孫可之

書王麗可事

陝西華陰縣丞王銑字麗可武進人明御史忠烈公章後也李自成陷京師忠烈公服朝服罵賊死兵部主事金忠節公鉉亦死御河其後湖廣巡按劉忠毅公熙祚死衡州端禮門世稱武進三忠麗可白皙弱而文以四庫館謄錄監生授華陰縣丞居官貧甚又常以介不合上官嘉慶三年白蓮教往來擾湖北四川陝西三省官軍次第收捕賊蔓延不可驟滅行臺省督餉軍銀甚急麗可承檄餉經略勒保營祖之日祀忠烈公泣已而謂人曰吾此行死矣吾甯能效他人苟且耶二月十三日行至雒南廟溝坡坡迤

高二里所麗可已北下坡而家人吳連押後隊踰坡脊未下背望賊高均德大隊雜遝至坡南探騎二縱轡馳上吳連大呼賊來速下馬避麗可回望不應吳連復大呼而賊探騎已至坡脊吳連下馬叩首賊不顧馳下左右夾麗可疾馳去幾一里復勒騎馳回一騎以矛刺麗可破面墜馬一騎就刺胷及脅五創皆洞過而死年五十九二騎馳會大隊下坡營平地留賊五人卓帳守麗可尸既一日無議贖者拔刀殘之而去又二日吳連求得尸凡創五十餘以禮殮行臺省上奏

賜祭葬子襲雲騎尉其時經略額勒登保禽高均德送京師伏誅西市

書獲劉之協事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嶽太和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羸夜走遂入郟縣聚徒衆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勦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

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今分巡吉南贛甯道澠水廖公寅莅葉縣捡之協送

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帥遂解竄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覲至葉葉居

賊衝列兵城門爲守討長公子襍候騎出五里所于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眉入于鬢即賊黨冀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韡韈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門與中林相識跨梱語中林紿使入城大榮指之協曰張掌匱也强之入參飲于肆而陰洩于中林長公子聞報徒跣趨肆中手拉之協佩刀斷其褌繫之協俯護褌遂扼項仆之廖公率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于鄧州去其就思迂道入南陽再起故過葉也

皇上以廖公功

賜花翎

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遷官者數人冀大榮亦

賜把總銜今益貴矣長公子者名思芳敬前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毋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命如此

惲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簏負走三十里餉二親創背陰雨常瘤瘤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刃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爲有所自矣

如見其事不難〻在并事之情皆見掌匱見
邸報與 朝制同不止用當時語也護禪一
段自北史唐書脫化能如是則敘天下事無
一窒礙矣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于衛大夫孔悝以衛靈公出亡之世子蒯聵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爲不然請爲王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于孔子

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爲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爲君義乎不義乎則謹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予無子

是靈公未赦蒯聵也蒯聵不得自爲赦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聵爲世子也蒯聵不得自居于世子也然則春秋之書衛世子奕何曰蒯聵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聵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于世子是故蒯聵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謹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聵何如則謹應之曰蒯聵者非曼姑之所宜拒也蒯聵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聵不可爲衛之君而可爲衛君之父不可爲衛之君所以定靈公蒯聵父子也可爲衛君之父所以定蒯聵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聵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聵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聵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于出公者無

過也仕于孔悝者益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謹應之曰高子者公臣也士師也蒯聵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謹應之曰仲子者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之救禮歟孔子之于衛也蒯聵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聵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揆于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于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于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爲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爲聖人之徒者其視茲刻焉

整而奇立石文中別爲一格論事真細入豪芒大函天地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爲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旨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鑪一鐙二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鑪一鐙一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奉檄襄文武鄉試在南

昌十二月十一日回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縉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筮地得吉于虎闕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爲門三楹東西塾爲殿三楹序夾室階陳皆備祀文昌帝君少後爲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爲位于八年四月戊辰越翼日己巳落其成斲礱丹雘如禮是日肇祀于新宮牲腯酒馨旌旄從風羣執事給敏以暇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于廣術皆知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清渝虎闕其坻倚厓爲牆蕩蕩持持黌門居阽煥乎

樓闕其脩五雉畫霞爲畛作宮于旁維神則宜我父我子協于筵蓍乃糾乃斂乃剡其坪其廷則直乃碣乃楹乃楹庖犧肆醴業虞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皤皤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于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憑几强飲强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疇禾麥茂茂滿吾車籌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

天子之德際天並海維神相之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治

衛塈于山萬水尺鼎先成小大稽首荷神之庥于萬斯年毋怠毋尤

軌字雖識或鳴吻之吻有此別體即或疑軌之誤然軌去声與吻上声不叶疑軌之誤厥訪溪潘作軌馮作輔

公牘入碑本古法銘辭似相如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爲誑誘陶宏景寇謙之社光廷諸人妄搆眞靈紀官簒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跡及叢祠淫鬼錯入徵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

張惡子也後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善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璩志終于永和三年在萇稱帝前五十餘年是萇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稗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悉刺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聵聽瞽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縫掖諸生之所謂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爲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

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爲福愚氓積煽遂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

皇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歸功底定祇飭其祀存訓考定禮樂頒之四埏意以天下之集甯則將士之宣力不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于天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瞀隨肩州縣下吏無以仰輔

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
言如里巫巷祝視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
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爲大蔽爰取其太甚者條
辨之列于左方使天下知
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夔伯夷之倫
所是許焉

王氏見聞錄嶲州越嶲縣張翁畜蛇令欲殺之一夕雷
電縣陷爲巨湫蛇爲陷河神張惡子謹按梓潼嶺卽七
曲山華陽國志五丁迎秦女見蛇拙之山崩卽其地也
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爲梓潼嶺之神遂取邛都地陷之
說益之卽見聞錄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
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汚澤因名爲邛池無陷河
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爲越嶲縣見聞錄之言其出隋
唐閒野人歟又明一統志稱神爲越嶲人報讐避居梓
潼蓋始以神附會爲蛇繼復以蛇附會爲人化書又託
之威夫人趙王如意皆可謂無忌憚也

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
通考從之謹按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無晉人戰死
之說是後人以秣陵尉蔣子文戰死爲神附會之無疑
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于張爲張氏詩傳張仲賢

臣也箋言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著于詩附會神爲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謹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晉書天文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于張氏何與耶于張仲之孝友何與耶酉陽襍俎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白龍至元宮易百官劉天翁失治爲太山守是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也竈神姓張名單有六女皆名察以張爲廚故竈神張姓張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不同星經又言六曰司法蓋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占生殺其附天樞者皆占宮廷命名徵驗取近是而已化書既以文昌帝君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吾誰欺欺天乎蓋唐宋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得殿魁如鐵圍山叢談所記多矣妄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證以星之司祿并尊以星之上相以相煽動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

本朝朱錫鬯氏求其說而不得謂文昌祀蜀之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魁羹斗也從斗鬼聲臣鍇曰謂斗首爲魁柄爲標也蓋器名耳星象之故北斗南斗小斗中斗同名皆以首爲魁柄爲標於是轉訓爲首者爲魁漢書里魁黨魁是也復轉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麈錄呂文穆等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今乃以斗倚鬼爲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祀之干文昌宮大可欠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白騾進僖宗乃因明皇青騾入蜀而附會之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不知鯸鯖錄所言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誣文忠不可訓也

宏厚如西京議禮之文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爲最驗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驗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肸蠁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于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于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

月山嶽江湖卽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

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于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于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過左蠡爲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詒陳君使立石于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蕃沄沄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

天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爲波乃氣之淳以理平之微于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屆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鉉鉉將軍歆此

天子甚聖百神是懷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千人辟易氣萬物照耀之理山重墜複之勢風迴雲轉之情

海會菴放生河碑銘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生其心亦無所住而已無所住則生卽無生也此法也不取法乃非法也不取非法乃非非法也如此者心之量一切具足包括天地通徹古今聖人愚人善禽惡獸如大海中浮漚大空中飛塵揚焰皆吾心之量所攝受順其生死則道逆其生死則道室是故無生之法以有生爲用有生之法以生生爲用無生者性之域有生生生者情之倪此大雄氏所以重能仁而楞伽經必以斷殺爲入門第一義諦也嗚呼四生在天下至水族之愚可謂極可悲憫矣而世反輕殺之何哉蘇

州葑門外海會菴舊有放生池爲弓徑若干圍若干不足以蕃脫網者其地又爲周垣所迫無可擴而菴臨大河民爲斷絶流日殺無算蓋一垣之隔而死生判焉且生之之數與殺之之數相懸實甚亦君子之心所宜動也嘉慶十年歸安張公來視行中書省以蘇俗侈侈則多殺時勸導之今年春放生池董事何炕等請以河之東西橋所拒之中爲放生河禁捕者且鐫放生河之名于橋以示後其秋公奉

命撫江西董事遂立石菴之中庭志不忘德焉銘曰

惟

帝好生極天地殺害生者全生生橫目之民其壽康近自輦轂周環瀛觀物無始互啖食旁及羽介兼毛鱗至仁惻然不忍言誰徹砧俎祛羶腥其中救一德千萬千萬億命皆圓成公奉

德意治江介欲挽殘餐歸清涓放生之河偶事蔵爲琢貞石垂休銘

三乘義諦四通八闢銘辭起用重筆挺振中用秉筆鉤勒末止用輕筆蕩〻莫〻一點便過用意最是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敍

敬嘗讀史記倉公傳切脈辨聲色審經絡藏府皆攝心專氣之言而扁鵲傳言長桑君趙簡子號太子事殊怪偉不可訓倉公學扁鵲者也何不同若此哉蓋天下之至神皆天下之至精者也神者不可傳精者可傳倉公傳扁鵲之精者也唯精者可以至于神其生也出明入幽如扁鵲傳所言是矣而其死能出幽入明或食于一鄉或食于一郡一縣或食于天下或時驗或時不驗蓋視其生之時心解之麤密氣用之强弱而應之吾常所祀劉先生雲山者名朝宇江陵人以醫行江淮間不遇去之都益不遇去之保

定遂死死之後見神于常爲人治病多愈常之人事之已百年矣乾隆之五十一年敬遊太原得胃疾脘時張欲裂夢色揚而髯者進飲覺暴下下數日已已後復下時下時已幾一年而疾除入都以語常之人常之人曰此劉先生也後五年敬還常拜先生祠而銘其壁焉銘曰

世之人用心之靈如耳目之聰明以形爲之扃用耳目之聰明如手足之運行以物爲之程故以之爲道不至而爲術不成耳目手足皆腐者也心如耳目手足而欲死而有知此元氣之所不能已乎哉盍觀之先生

精闢超渾唐宋諸家所無　無錫宣穎達麗中　吳縣徐敦仁愛杉　同校

劉公自刻在乾隆三十一年至嘉慶十五年寔四十五年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嘉慶十有五年二月敬自瑞金以事至南昌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之孫署餘干縣知縣焜泣而請曰先少保仕

高宗朝受

殊遇以儒臣節制西封會緬甸兵事方起所遣將失律先少保引罪致其身

純皇帝推始終

恩禮許歸葬然子孫以先少保未復前資不敢銘墓不敢碑不敢狀于史氏今五十五年矣大懼沒先人之行無以

見先人謹惟先少保自述年譜一卷始康熙四十年終乾
隆三十一年書事悉如史法吾子其次爲文焜將書之祠
版焜世世子孫願能坐甲執兵爲
國家捍守邊徼驅縛狼貔以畢我先少保之志
朝廷蠲濯前跡收錄後効當世鴻達君子得由吾子之文
而闡揚之焜死且不朽語竟伏地泣不能起敬禮不敢辭
按譜公諱玉麟字麐兆姓劉氏世爲兗州府曹州人曹州
升府爲曹州府荷澤縣人曾祖捷兗州府學廩膳生
贈贈資政大夫祖拱辰父澄清曹州學歲貢生俱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袁氏祖妣田氏袁氏前妣張氏妣張
氏俱
贈夫人公年始十五補兗州府學生二十補廩膳生二十
三充拔貢生二十五考取八旗官學教習二十六補正藍
旗官學教習應順天鄉試中式二十七引
見以教諭用二十八選觀城縣學教諭
純皇帝乾隆元年公舉博學鴻詞
御試列二等第三名授翰林院檢討年三十六矣三十八
奉
特旨改名藻
記名以御史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充會試同考

官升右春坊右中允升侍講轉侍讀
上書房行走四十升太常寺少卿轉通政司右通政升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自公爲檢討至僉都御史皆
純皇帝特簡在廷以爲榮是時
純皇帝御極已五年躬節儉以率天下而海內無事物力
充殷公虞有以豐豫之說進者凡園囿燕遊瞽御之事屢
愷切言之
純皇帝悉嘉納四十一升內閣學士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充江蘇學政四十三以失察寶應縣學生劉洞罪狀降三
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至京仍
上書房行走六月以母張大夫人年老乞養親得
允五十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至京
賜復內閣學士原銜五十四丁張太夫人憂五十六服闋
時
純皇帝幸闕里公送
駕至德州授陝西布政使公在籍侍養凡十有二年年譜
中止載
朝廷賜予並所奉
溫旨敬次至此焜復泣曰先少保在養親假中至德州迎
駕者二入都祝

皇太后萬壽者一始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繼奔
孝賢皇后之喪其餘日朝夕侍張太夫人飲食起居皆躬
事蓋事親以事　以字疑俞校
君不敢欺如此是時准噶爾豪賊阿睦爾撒納內附復叛
官軍勦之公始之官陝西察哈爾吉林兵方由陝西赴軍
自潼關廳至長武縣東西八百里設軍臺七所其平道分
設車三百輛騎七百匹其山道分設騎千五百五十匹臺
設草六十萬斤豆二千石公日與按察使驛傳道釐其事
軍行無留直隸送軍前馬萬一百六十匹駱駝千六百頭
陝西送軍前贏千二百頭四川送軍前馬千三百九十匹

過陝西亦無留明年定邊將軍兆惠遂連戰破賊阿睦爾
撒納走死五十七調湖北布政使升雲南巡撫雲南運京
銅下四川峽險甚自乾隆四年至二十一年共沈三百十
九萬四千一十五斤戶部奏雲南四正運運原額京銅二
加運運廣西停鑄之銅而第二運至峽當四五六前後三
月江漲之時多失事議分二運于前後五運以避險公以
正運乃解官顧船加運自漢口以上即地方官撥船合之
不便議併四正運爲三運二加運爲一運入月自瀘州開
第一運十月開第二運十二月開第三運次年二月開加
運每年止四運而四五六七前後四月無銅船出峽于避

險爲益愼奉
旨依議六十三署貴州巡撫加太子少保六十四回雲南
巡撫任升雲貴總督六十五加兵部尚書銜雲貴西南二
面俱鄰緬甸西爲永昌南爲普洱是時緬甸貴家土司宮
裏雁與木疏酋戰敗竄孟坑其妻囊占率衆內附我孟連
土司刀派春脇取其貲囊占怒殺派春永昌知府楊重穀
遂誘誅宮裏雁囊占走煽緬甸諸土司犯邊公方撥土練
守永昌而普洱之孟艮土司有族人召散者糾緬甸賊數
千攻掠九龍江等地甚猖獗公馳至普洱遣總兵劉成得
參將劉明智往剿焉先是公在雲南雲南無事垂十年

純皇帝倚任無與比一日東西皆擾公內不自安而參將
何瓊詔遊擊明誥守備楊坤違節制擅渡九龍江大敗潰
卒還以三人戰沒告方人奏而三人自緬甸遁還公益不
自安當三人逗撓律而
純皇帝以三人乃臨陣退縮皆斬奉
旨降公湖北巡撫公望
闕叩首如禮閉戶作書處後事擲筆抽佩刀自刎時乾隆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也年六十六後一月部議至雲南
以前事革職公娶徐氏繼娶田氏再繼娶李氏長子本淸
澤縣附貢生次子木山西蒲州府同知李子林候選布政

司經歷孫焜王子舉人前知江西南康龍泉縣今署餘干縣次子木出敬於是復于焜曰古者大臣有坐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小罪自弛大罪北面自裁其三公則賜之上尊養牛使者中道因以不起聞若是者雖以禮相切直與取而殺之無異也至蓋寬饒蕭望之朱博皆以下吏就死其畏罪與辱明甚今公始左遷

純皇帝遇夙厚可復用而奮不自顧至于如此蓋公事

皇上誠至一不得當即以爲孤負

明恩無以自立于天下此蓋古人所難非蓋寬饒蕭望之朱博諸君子等不可以不銘於是系之銘曰

至聖御宇禮及大臣非賄非奸皆釋以

恩惟公之咎成于將士

天子仁明左遷則已觥觥我公志古皐夔一眚不汙星隕

山頹命牘抽豪爰攄厥志刻之廷陳告千萬世

步伐精嚴體裁鴻雅中一段自霍光傳脫化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公諱行簡字敬之姓裘氏始祖萬頃仕宋爲大理寺司直自會稽遷新建遂世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曾祖琅歲貢生祖君弼刑科給事中父曰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謚文達妣一品夫人熊氏文達公生子四長麟翰林院編修次師國子監生皆早卒次卽公次行恕湖北漢陽縣知縣公年二十丁文達公艱服闋

高宗純皇帝欽賜舉人內閣中書推文達公

舊恩也旋直軍機處遷侍讀擢山西甯武府知府調平陽府以熊太夫人年老請內用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仍直

軍機處升刑部福建司郎中

本朝之制凡章奏陳達

制詔宣降軍機大臣取

進止章京行之內閣六部或徑下各直省及外藩公在直

二十餘年內嫺掌故外悉四方之政於是朝野之論皆以

爲能可大用

今上加意人才大臣多以公名舉奏升內閣侍讀學士奉

命祭南海是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奏

請陝西四川帶兵大臣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

入陝然後逼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復

命後升太僕寺少卿奉

特旨借大理寺少卿窩里額公犒軍公奏請自寶雞至褒

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

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弘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

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四川總督威勒伯

勒保公爲陳廉頗藺相如相下之義兩帥大和公論事多

中機宜得大體類如此途次鳳縣升太僕寺卿次西安除

河南布政使調江甯布政使

賜花翎丁熊太夫人艱未禫除福建布政使旋調直隸布

政使兼按察使護直隸總督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

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藪滙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純皇帝欲以曠蕩之恩滌之暨
今上登極
下詔盡免廢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于成格不能一
概除豁官民或借以爲煩擾之具公以爲非清帑無以塞
僥倖去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事福建布政司册目十有
一公于中分子目一千五百有畸於是支解者豪黍皆見
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兩直隸民逋議分年隨輸官逋議
分年罰繳得銀若干萬兩前後兩省凡清帑若干萬兩旋
奉
特旨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嘉慶十一年永定河溢
公舟行視堵築九月庚午感急疾卒年五十有三遺表聞
予實授總督卹典
賜葬銀五百兩碑銀三百五十兩祭銀二十有五兩謚恭
勤配莊夫人禮部侍郎存與公女子六長元善
欽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元淯國子監生次元俊副榜
貢生候補鹽場大使次元遜候補通判次元穆次元英孫
開甲元善出女六皆適名族某年月日元善等奉
諭旨葬公于新建慈菇鄉之硃砂岡立碑設祭如禮敬于
元善相習知公爲詳謹條其大端碑于墓道之左銘曰

文達蓄德是延恭勤上品之才如擢寒門截鵠斷犀導鋒
微至精心一往用其不二遂涉吏事佩乎青朱囊封之言
天子是俞治戎以和治事以肅大將柔心小胥重足甫授
節鉞爲方鎮臣初兩未周已墜其雲幽幽青原戴吾
君賜予孫繩繩于千萬世
清帑一事能推見
本朝愛民勤政極大規模文格六峻上有蘊
蓄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
爾思甲布傳送
行在
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時
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
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是在軍諸大臣
劾董公失守要隘
純皇帝徙公之子聯瑴等伊犂至是
赦還復聯瑴舉人原資

雍正十年壬子無武會試十字疑有誤或当作十一

賜內閣中書聯穀等乃招魂葬公于城南之兆公諱天弼字霖蒼先世明永樂中自無爲州遷太興遂世爲大興人曾祖大才祖承詔父其倫皆

贈明威將軍母劉氏

贈淑人公雍正十年武進士授四川提標前營守備從討占對升馬邊營都司從討大金川軍功加三等升寧邊營遊擊大金川旋請降罷師升章臘營參將調綏甯營再調提標中營率師討巴唐平之升維州營副將小金川與黨霸爭地公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兩土司皆聽命郭羅克者黑帳房部落也掠衛藏入貢刺麻僧公奉總督檄出黃

勝關察之郭羅克不承公夜合雜谷兵逼賊巢先發鳥槍驚其馬羣馬盡逸賊不得遁生擒其酋麻茲滾布得所掠物事定升松潘營總兵旋

賜花翎升四川提督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復叛圍沃日土司于達圍公由臥龍關往勦拔密耳賊據斑斕山死守公仰攻八日爐匱士卒拔草茹之不得已退軍至關大學士溫福公自雲南來亦至關公請統大軍堅守自將重慶兵一千循黃草坪救沃日道由金達山較斑斕尤斗峻不可上乃下令軍中求間道得近山得勝溝溝在兩厓間厓壁高數仞賊夾溝設守卡厓上會大風雪公將

健卒夜伏馬鞍行溝中賊守者皆不覺遂直抵達圍破賊
達圍圍始解乘勝拔日隆關迎大軍會于關下時大軍久
不得公軍問諸大臣已劾公逗撓而公以用奇大勝得免
死爲卒伍將兵五百人守資利寨參贊額駙王色與公論
軍事大奇之入請
賜副將銜拔曾頭溝升重慶營總兵拔卓克采復
賜花翎拔橫梗山梁抵谷葛復繞坎竹溝間道進攻燒大
木城一旁擊碉寨數十皆下連拔沒藥山大版昭復迎大
軍會于布朗郭宗時南路參贊阿桂公亦拔美諾賊巢僧
格桑由底木達賊巢竄入大金川大軍拔底木達是役也
公常爲軍鋒而得勝溝坎竹溝之捷冒死入險地以迎大
軍功爲最三十八年
純皇帝聞大金川酋索諾木嘗助小金川
命溫福公爲定邊將軍討之
擢公爲四川提督守黨霸將軍奏底木達新定乃賊巢且
諸軍要隘公宿將宜鎮之與兵五百人守底木達底木達
當賊衝勢危甚而將軍復調兵三百赴大營其後路接應
兵一千二百亦徹之當是時將軍自屯木果木軍屢勝之
後不以賊爲意七圖葛拉爾思甲布等千餘人乘軍惰因
先後詭降將軍開軍門納之使雜廝養七圖安堵爾等因

得入大營誘降人爲內應且探知底本達兵弱無後援遂定計先犯底本達道逋即劫本果本大營六月初一日賊自山後擁衆來犯公遂遇害年六十二後九日賊劫大營將軍亦死焉公貌瓌瑋美須髯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常索之公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嗚呼孰知公之志以此竟不遂哉後

純皇帝命阿桂公爲定西將軍進戰皆捷僧格桑死獲其尸攻克索諾木賊巢于葛拉依俘送京師設鎮安營鎮其地如公所預策焉今

皇上御極錄死事後子公世襲恩騎尉公配吳夫人繼田夫人子六長聯穀由中書爲淮安府裏河同知次聯理與公同死事次聯璽縣學廩生次聯琛聯珩早卒次聯琯國子監生女七俱適名族公歿三十八年陽湖惲敬爲文刻石于公墓之左銘曰

天縱

高宗收諸逆夷歸四海家將將臣臣罪罪功功慄不敢譁

公起遠疏志攫鯨鯢擲之泥沙將尊師徼爲賊所窺來蹈其瑕生誣幾死死誣不生孰詭而嗟

高宗至明死興其孤生高其牙將士感銜

皇武所周廓無垠涯公神之行沛然江流勢不可遮二馬
尚從歷塊蹴塵上躡蒸霞刻石墓左公顧頷之我銘無夸
敘事筆力直逼子長孟堅用意微精周而
太史抗衡齊首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公諱爾漢字麗江姓朱氏先世自鄞遷餘姚曾祖名進祖
大彬不仕父健遷大興官絳州吏目大彬健皆
贈朝議大夫前母林氏母熊氏皆
贈淑人公神明挺動有識斷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
部之自初入仕即在行間後遂與教匪相終始少時吏于
戶部以吏目分發甘肅署甯夏典史再署岷州吏目被議
輸貲復官借補靖遠典史赴衛藏迎班禪額爾德尼入朝
道聞熊太淑人之喪去官服闋赴甘肅候補時平涼鹽茶
廳同豪田五作亂公與通判吳君廷芳知縣黃君家駒守

靖遠城賊仰攻一日引去靖遠回豪哈得成等一百三十有八人期夜半爲內應公鈎得賊情令守者悉登無驗不得上下漏初下乘馬至哈得成之門陽科其穀餉軍因拘焉所分遣捕賊人亦誘捨城下餘賊而賊雜守者在城上且數十人縣胥鐵光保最爲劇賊公登城紿使獻刀卽反接以布袜其口直掖下城遂令鳴角城上捕賊人聞角聲皆拍賊肩曰視地賊視地則扼而反接之于是無脫者夜將半城外賊復引向城公呼語之復引去於是公以知兵聞升署隆德縣事諭底店據砦降回徙之補隆德縣知縣升直隸涇州知州預捨敎匪頭目劉松并其孥升鞏昌府知府嘉慶元年敎匪起陝西白河湖北當陽亦起二年賊大入四川總統宜綿公駐達州檄公參軍事是時賊渠王三槐拒總統于方山坪白岩山者極險固賊渠林亮工樊人傑屯山上與方山坪爲聲援將軍舒亮公提督穆克登布公屯山前之韓彭坳公將成都兵三百募兵三千屯山後之排亞口排亞口之上曰金鳳觀曰草店曰鴨坪公一日盡攻克之復進有木柵當隘不見賊唯一犬號號然我兵有躍而攀柵者賊乃自厓旁引刀斷其指我兵擲火焚柵賊鳴鑼掣所樹旗左右招賊賊大至公慮斷後路退師時九月九日也先是與韓彭坳爲師期而韓彭坳之師中

道而綏賊得專力山後我兵不能克十月奉節賊千餘人援白岩公敗之捡賊渠邱廣福十一月白岩賊久困欲走傾巢來犯戰一晝夜不得路仍退至屯公以親博戰創甚同輩昌道遇河州總兵保興公曰君文官乃能爾吾輩當何如後保興公與王三槐戰于三滙遂死事三年公運甘肅麥十萬石餉軍行至成縣賊渠高均德將衆七千窺麥公與涇州知州沈君清都司馬君良棟敗賊于格樓霸生捡賊軍師李得勝四年賊渠張漢潮犯秦州公赴成縣會勦而輩昌警至馳還賊已據城東鴛鴦河公夜掠賊卡至城守始固賊不敢攻以功升輩秦階道生番鐵布者世居西傾山中凡十餘萬人乘教匪猖獗時出盜內地主兵內怖四川教匪謀留軍勦鐵布公以鐵布未叛亂且地險一搆兵非數年不平鐵布奉回教公召其阿渾諭曰鐵布非反者然爲惡不已且移軍至奈何其不爲惡知盜蹤者速來首於是來首者踵至公一日出姓名紙一曰此鐵布盜也復出圖紙一曰盜巢及出沒要隘盡于此分遣一百數十人捕之其來首者助之縛悉就捡鐵布乃定六年陝西湖北四川教匪捕斬略盡餘賊多竄甘肅公將千六百人遮尾之前後數十戰而西河砦東溝堦南家渠卷洞溝硝厓廠睡佛洞諸戰皆大勝生捡其渠八年甘肅教匪平上

功狀第一

賜花翎公用兵常分數隊迭前迭後賊不知衆寡隊各就地勢結隩槍箭不妄發賊近在三十步始發之賊陣動則追殺不動結隩而待賊攻則彼此互援常以此獲勝其助戰者鄉勇侯達海侍衛李榮華武舉劉養鵬千總銜鄒坤桂攀桂皆操刺健兒也旋調肇羅道升廣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卒于按察使任年六十有三配江淑人子長浩江西候補知府次沅浙江候補運判女長適天津知縣黃德棻次適陝西候補縣丞陸滙公葬通州里橋之祖塋銘曰

教匪之至以萬衆先公所部兵極于三千摧孱蹈弱遂無重堅大將倚之如臂在肩斬蜀之棼決秦之阻隩如撒星戰如集雨手撫瘡痍目馴貔虎帳合千旌城堅萬杵皇帝眷功以擢以褒貂蟬之錫出于兜鍪善哉始終無有瑕尤子子孫孫蒙國之庥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

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

命奠甲寅

皇上親臨喪次奠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行

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申公之子嘉端遵行

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岡前嶺之兆立

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
昌敬見于丙舍公慨然久之仰視日舉酒曰吾身後文屬
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鄭公文潞公
曾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憮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
在京師視公含斂今復襄窀穸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
事如左公諱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時懋由江都遷
大庾
誥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
誥贈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祖佩
贈官如曾祖祖妣溫氏
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
誥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封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津
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
試中式

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
復
命後奉
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
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
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
深知膺
殊眷內贊
緝熙之業外宣
康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
賜三品京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
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且趨事遂疾乞假
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
士升兵部尚書十二月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
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
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

考官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十四年
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
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三月
皇上以綏懷西北屬國幸五臺公扈從臨發送敬于正寢
之門復理前丙舍語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閏月
回蹕公途次得疾至正定疾甚奉
命歸京師治疾馳至
圓明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

有七敬允惟唐宋以來羣輔肩背相望然或賢矣而不得
其時則節耀而功不暨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則業豐而
禮不終若夫功暨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先賢之狀家藏
舊事之錄褒揚過溢漸至攘誣斯亦古者大臣之心所必
不敢承者也惟我
聖清一家作述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
世祖
聖祖并包寰海

世宗
高宗以勤以養訖于無外歷溯
國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翦翦粥粥如不勝衣其麻懿之
謨鴻謨之論敷陳密微者
朝廷時布之遠邇以爲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
譽之柄皆自上操之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
皇上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詔天下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面取進止雖同直勳舊大
寮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於是而知公之爲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沒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

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
先代黨禍皆驟加摧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
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
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
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卽公立
朝大指也公娶陶夫人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
欽賜舉人世襲騎都尉銘曰
王澤之和萬物承之芃芃益益在于所施河收其洶山斂
其崿篤生哲輔如磨如錯始對大策遂冠仙瀛出馳

使車入奉
樞庭
皇上龍飛試之心膂操圓循規引方合矩蕩乎而升芒乎
而作景星在天青狼自落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扁之當楣
爲萬事儀如何徂謝曾不崇朝丹旐南來霜冽風蕭兼金
之純大玉之粹巧鏤萬變其眞則貴九州四隩視此刻辭
後世之公敢告不欺

張皐文墓誌銘

張皐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
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皐文生四年
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皐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
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
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側充內
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
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
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
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皐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

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皐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蓋皐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
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
亥以疾卒年四十二皐文淸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
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
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皐文自出其門未
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黙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
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皐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
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皐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于
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皐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皐文言
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于廣坐
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皐文則竟死矣
方皐文爲庶吉士時今
皇帝加上

列聖
尊號
盛京
太廟舊藏
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皐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于當事者宜自京
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于例不果奏又言于當事
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于例不果奏
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皐文篆
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
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
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
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
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
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皐文娶于吳子成孫
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于陁勿乎皐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中一段用趙世家及韓安國列傳法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環字清如一字夢暘自號東里居士而清如之字特著士之能學者皆稱之曰清如先生先生少時喜兵家言後出入于縱橫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白黑之說推陰陽進退人事盈歉其緒餘爲步引芝菌神鬼誕欺怪迂之術皆好之爲文章峭簡精强必已出讀書條解支劈鑿虛躡空旁抉曲導必窺意理之所至四十後爲陸象山王陽明二家之言已又以爲未盡反之張子邵子之說蓋先生之學凡丑變而精力亦彫涸不足以赴所志矣然好古求是克治彊勉爲之于天下不爲之日有篤老不變者先生

教人諄諄必數千言反覆之如刳心著地示以必信如旁翼後推必引之康莊坐之奧室不計其人何如亦時或不置一語而意已可喻先生接人腐生賈客田翁皆欲導之于善而責貴人爲甚常言爲已一介不可苟爲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于時時獨身至海塘河工度地勢求

聖祖

高宗之所講明者疆睹之當事一再見屏勿恤湖北教匪初起先生以爲嘉勇貝子方以剿逆苗駐湖南苗自守賊不足慮宜急徹兵至湖北期一月埽除勿使蔓溢昏暮走大學士誠謀英勇交成公及大學士忠襄伊之門欲白事門者拒之最後至大學士諸城劉文清公之門得入文清公謝不敏遂怒而出而城門已闔不得已宿于護軍校之邏舍其拳拳于世如此

年二十四補縣學附生二十七補廩膳生五十一充歲貢生五十七本省鄉試中式六十六大挑二等留京師恭與

千叟宴七十選甘泉縣訓導嘉慶十一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官年七十七曾祖留耕府君諱垣祖琢菴府君諱章府學生父賓石府君諱之罕府學生

貤贈文林郎甘泉縣訓導前母段孺人母卜孺人皆

贈太孺人配朱孺人子二長旦興順天舉人以好奇遠遊

不知所往次旦勲國子監生女一適袁穀孫良弼國子監生旦與出同產姊一適卜師誠妹一敬母太孺人也先生出滎陽鄭氏始遷祖光遠南唐保大中自歙來丞晉陵遂世爲武進人南唐以前系絕無可考其附會皆非也銘曰

南宋季葉以儒居奇貿公與卿其下擁徒鈎帶百千或攘而爭有明變學別推波流背古式程于于縱掖爲詭爲迂大道其盲惟我

聖清束天下術收之

朝廷士愿而循應科歷官如水地行先生大呼排道學門衆睽且驚如負千鈞夜登崇阿槩不得征緊聞先子先生之學廢人任己任己之極刻思而一通天地始廢人之極外無應者卒隘于理聖門狂狷不逆所稟行乃不違嗚呼先生至勤言勞知者其誰

極力推重過退之施先生銘於無一語

溢美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

皇帝廑念江西吏治

簡刑部侍郎金公光悌巡撫其地金公爲當世鴻達敏毅

君子以好士名天下問士于僚佐僉稱臨川縣知縣彭君

淑第一金公曰然然臨川吏民訐其縣官事違格非

奏請解所任竟其事無以直縣官十二年三月癸卯朔

批摺下軍機處奉

旨革職拏問是日彭君遊南昌城南適病寒歸邸舍少飲

即僵臥越六日戊申竟不起十八日庚申軍機處

廷寄乃至江西金公爲不怡累日臨川多姦蠹素稱難治知縣屢以訐去官前行臺省擇能者以屬君君引疾敬强起之至縣即以法發遣黠吏黃河濤等故爲其黨持短長遂敗嗚呼可哀也已君字谷修秋潭其自號也湖北長楊人乾隆三十五年

恩科鄉試中式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知縣委署瑞昌戈陽縣事題署崇仁縣知縣丁本生母劉太孺人憂服除起署瑞金縣事題補吉水縣知縣大計卓異引見奉

旨回任候升旋署浮梁縣事調臨川縣知縣凡爲知縣十九年行臺省以君年勞題署廣信府同知未及引

見而卒年六十一曾祖上達祖廷芝之縣學生父商賢本生父祖賢候選教諭妻官氏子二長富柟浙江試用知縣次人檀縣學廩膳生女三長適同縣劉倬次適東湖候選從九品甘清次君卒後二月乃生側室吳氏出君治縣一意振厲所至皆有聲爲人精悍而言笑儻蕩裘馬室宇皆鮮整酒酣論古今事騰躍揮霍不主故常期可施之于實用詩深峭無近今浮華習氣前署瑞金屏賓佐獨身赴縣途次即捡治惡少年數十輩一日判一百八十餘牘皆竟召學官弟子登縣東山作重九淋漓飲賦敬至瑞金時八士尚能言之不置也銘曰

宋元郡縣勢積輕鞭械之外無餘刑顧役久踞姦所并丞簿尉史各意行閭豪偷長交縱橫吏卒逐捕無尺兵誑購得姦縛固固所犯十罪九息停其一上言獄不平檄催獻狀流如星或竟置對口與爭垂囊長吏儕黔萌一朝掣挽弓絕弼張趙坐罪皆虧名嗚呼彭君古健者收淚勒此幽臺銘

止志劾官一事因前後治瑞金復以餘筆寫瑞金一事而全神皆振銘中一健字作芻筆力橫絕須看咽住處有無限淒涼　秋潭之卒頗有他說故洋書日月及疾狀銘中繼筆言州縣之難非止惜秋潭亦為治道起見也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君諱育琮字秉玉世爲武進人曾祖滋生祖家梓國子監生父光燮以進士起家終福建連江縣知縣母白氏生母黃氏君自爲諸生好高吟大嘯不循俗流矩度而內行修潔無疵與人交無城府邊幅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授兵部額外主事武選司行走部中諸曹故事掌印郎中主可否其次郎中員外郎其次主事若額外主事雖同官以後進嘗嚴事諸僚掾史持牘至視已名署

訖不敢問如呈牘于尚書侍郎所隨諸僚刺促行次立俟署已乃退尚書侍郎亦不問一言如未見者君至部意有所否則不署時湖南援捕苗匪上功狀不平郎中以下皆已署君曰吾不能爲此尚書命改牘平之諸僚知其誠不忤也京朝官雖倍祿時苦乏君以不治生益困正月朔不能具朝衣冠入

殿門陳賀旦日偶驅車過所知駐

大清門外下車九叩首人大非笑之君曰屬者吾發于心不能自已不叩首不能復上車行公等所謂禮非吾所及也噫君之心于

朝廷嚴摯如此使得竟其用肯飾纖芥以欺

朝廷哉君能篆書爲文縱麗自喜以嘉慶元年七月甲子卒於京師年四十一娶吳氏繼娶徐氏再娶黃氏無子以仲弟寶雲之子成錦叔弟育璣之子成鉞爲嗣成錦國子監生成鉞順天舉人八年正月丙子葬于城東之原銘曰

玉之駹石之碏也無珉之尤也竹之溝節之縣也無萑之摎也性壹氣行堅直不可煣也琢之雕之鏃之羽之聖人之求也

寗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一年

上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之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學正教諭訓導著爲令曰大挑更數年一舉行至嘉慶六年而聞君星杰與焉先是海內殷繁朝廷至行省臺皆法令具備知縣但據案行文書而坐擁脂膏不肖者遂以爲囊橐其賢者不日遷去或十年卽建旌節於是舉人皆願爲一等聞君儒者不以爲然當推排位廷中以十人爲班主者援筆曰第七可一等卽有宣聞君名者聞君久之曰星杰第八乎於是改置二等聞君出

語人曰以冒得官雖三公吾不爲也十年授甯都州學正
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壬午卒于官年五十有五陽湖惲
敬聞之曰聞君蓋能不妄進者于法宜銘按狀君諱星杰
字羽儀世爲袁州萬載人年二十七充府學生三十七補
廩膳生三十八鄉試中式曾祖歸從九品銜祖達國子監
生父望光府學生妣易太孺人生妣王太孺人配王孺人
子三宗恕宗旭宗弼縣學生銘曰
青原沈沈石隒隒中有幽宮白日揜三公何盈君何歉以
禮爲室廉爲門彼貪苟得非吾倫子孫勿忘視斯文

自退之藍田縣丞廳記脫化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君諱步廷字瀛仙姓李氏先世自吉州遷甯都世爲贛州
府甯都縣人
本朝升甯都爲直隸州遂爲州人曾祖成泰祖國良父榮
母邱氏君年二十一補州學附學生三十四鄉試中式三
赴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袁州府訓導乾隆五十七年卒
于官年五十有二君文辭修飭其行事造次必以禮一門
之內雍雍然娶曾氏繼娶羅氏子四長彬州學附學生曾
出早卒次楨州學廩膳生次作雲國子監生次振玉州學
附學生女二長適彭次適邱皆羅出

本朝學校之官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諭其佐皆曰訓導以師道爲官任儒者多樂居之其不肖者以官冷不可耐常與府州縣官之不肖者比而爲熱熱甚或遷而爲縣以至爲州府官或熱甚而敗或熱未甚而敗而訓導不掌印其熱者常與教授學正教諭之掌印者相掎求其以德藝與諸生切劘能其官往往不可得敬自至新喩去袁州百餘里卽聞李君賢至瑞金去甯都亦百餘里益聞李君賢皆以爲能其官敬分校所取士賴生池有學行復介君之子楨來受經楨復介其從兄諫相見皆知孝友于世事退愼將卜葬李君以銘請敬于是不愧爲李君銘銘曰

其身康其慮定其趨道也徑故君子爲熱不如爲冷也車馳奔與禍隣吾誰歸歸李君

饒府君墓志銘

本朝取士之制監于有明而遞損益之乾隆五十一年定第一場試四子書文三首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首第三場試策五道敬嘗言文者精神之所動才力德度之所見故自將相及有司百執事其能不能俱可于三場決之而老師宿儒硜硜如斷斷如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者與聖賢大小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得力老死而不自足嗚呼是亦有取士之責者所宜知也敬充江西同考官得卷呈主考三呈三見屏徹闈後來謁爲副榜貢生饒廷訒因得盡讀其文于所謂老師宿儒蓋無愧

焉廷訒復以尊府君狀請銘蓋前後五世皆高木生而皆不遇可感也已

按狀府君諱珊字仲節姓饒氏先世自靖江遷彭澤之寶梁阪曾祖萬英祖有任皆縣學生父鞏歲貢生雩都縣訓導母賴氏繼母胡氏府君少力學補九江府學生屢應鄉試不得解而子廷訒補九江府學生遂罷舉嘗告廷訒曰仕以利人度不能不如無仕世之仕者未嘗求名夫名不可求也而世乃求利焉何也府君歿于嘉慶二年六月庚辰年六十有四娶歐陽氏生子四長郎廷訒次廷謹次廷諄國子監生次廷諲謹諲早夭女如男之數長嫁府學生曾杰次嫁縣學生周大觀次嫁高鳳次

曾瑛銘曰

味也者孰知其正色也者孰知其正吾又烏知貴之非賤富之非貧邪又烏知翕翕者之愈而泠泠之反病也噫

饒陶南墓志銘

狗馬牛皆四足儈牛者察筋骨毛尾蹏角知其強弱之質順逆之性修促之數十不失一然移之馬則不知移之狗益不知移之虎豹犀象則望而走今夫龍亦四足也使龍加首于牛儈牛者驚怖視之其又奚知而四足之外充之爲無足爲多足其又奚知雖然是儈牛者于牛固十不失一也稱下十而失四五焉再下十而失七八焉蓋天下物不可限惟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者知亦不可限其餘皆限之類如此

彭澤饒廷訓爲人端慎能文章最長于江西五家四書文之法奥衍清瀏無有能得其用意者前後應十

五舉不得解

乾隆五十三年

恩科已得而復失之充副榜貢生以貧授經南昌嘉慶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寄死于橋步街藥肆年五十不能殮其友惲子居與同志殮之歸其喪于彭澤爲之銘使其子禮葬之廷訒字陶南曾祖有任祖鞏父珊母歐陽氏配宋氏子文敷銘曰

以貧死以貧葬以賤死以賤祭一客不弔亦不悔魄歸黃泉魂上天爲銘永之千萬年

如累棊如躍劍惟豪黍不失故能出奇無窮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江西東南並嶺嶠州縣以十數縫掖之士萬人其著于世者于瑞金曰羅君有高于新城曰魯君士驥于雩都曰宋君華國三人皆以贛鄧自軒先生元昌爲本師其學宗予朱予其言守前明薛文清公本朝陸清獻公如積矩然後羅君遇家難遁而攻浮屠氏之書魯君奔走令長非其好棄去獨宋君官儒官始終行其意按其爲文羅君奥衍而多傲詭之詞魯君端雅自惜邊幅宋君則冲夷如不欲爲文敬初至江西三人皆已沒世得其文讀之常推見其爲人瑞金陳生蓮青受業于宋

攸無此字惟有攸字从文不从攵然攸即忞字訓勉建又訓心不了了恐未必命名疑攸或攸字之誤細思当即攸字宜改从攵為从文宋歐陽忞明釋道忞已命名矣

君宋君之子惟駒與陳生交謀宋君窀穸之事因陳生以銘來請按狀君名華國字雨宜自號立厓居士先世由廬陵遷雩都之賴村曾祖敬禧縣學生祖日景早世父啟攸恩貢生母譚氏君年二十為縣學附生明年為廩膳生年三十充拔貢生五十選石城縣教諭旋丁太孺人艱服闋署吉水縣訓導補彭澤縣教諭引疾乞長假卒于嘉慶八年十一月戊申年六十有九配劉氏子二長惟駒舉人次惟駰縣學廩膳生君壯歲而孤家貧授經以養母太孺人忘其貧官石城迎太孺人養署舍朝夕無倦容及太孺人卒適大雨山水驟至壞署舍君號于神太孺人柩卒無損

伯兄昌圖艱于子為三置妾竟舉子季弟光國早世君聞其名則掩耳而走終身皆然官石城吉水教士以禮毋怠于其業毋訐訟以為常敬嘗考江西道學之傳子朱子之後一傳為劉子澄黃直卿子澄臨江人直卿久官于江西皆不愧其師說再傳為向浯饒魯已離其宗三傳則多為詭僞之士所託有絕可歎詭者自軒先生奮于百世之下追而從之君與羅君魯君同事自軒先生乃各有其所就蓋志氣之彊弱性情之緩急天時人事之推禮皆于學有消長進退異同之故其始甚微而其積甚巨大賢以下皆然不可不察也敬于羅君魯君止讀其文于君兼得考其

行事以爲喜幸爰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以問學爲入以文行爲出其于道也至則如晝之日不至則如夜之月然聖人之教不越路不由徑者車行地無異轍人行地無異跡也不循其轍不蹈其跡是爲無行地之說噫如君者其知之其能知之

四山風雨雜沓而來及倏然雨止青空無聲驗之車轍無一豪越過也銘奇寡儒釋之分朱陸之辨衡平繩直何容口舌爭耶　三人內未見此從文字想像其得力處故後一段言學之消長得失異同皆渾渾寫去然學道者讀之不通身汗下必非聖賢路上人

甯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公諱博羅里字祥卿國拉記氏鑲藍旗富明阿佐領下人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發關外精勇實京師公之曾祖松窩羅隨檄入關早卒祖阿里瑪父史達驍騎校母那拉氏公以將家子爲護軍擢護軍校護軍參領先後凡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歲幸熱河獮木蘭圍場皆從其他

幸所亦從今

皇上嘉慶元年兵部舉年勞引

見奉
旨發江西以參將補用是年署建昌營遊擊三年隨勦義
甯州教匪有功旋署甯都營參將營制把總以下升授巡
撫總兵官主之于總以上總督主之江西營屬兩江總督
故總督兵房吏權極重與副將以下爲兄弟稱公于例當
卽補甯都營參將兵房吏以書通公罵其使曰吾
皇上領兵大員如苟且何面目見
皇上若主胥也吾與若主何兄弟兵房吏遂摭事掎之不
得補四年署袁州營副將十年署撫標中軍參將十一年
復補甯都營參將去前署甯都營八年矣公曰此命也

何尤公短小須眉稜起不讀書天性剛介其嫉惡如不勝
如不欲容之于世然能改則歡然相從曰當如是也在官
不以家累從自寢室至廳事埽除必潔器必整犁旦卽起
自拂牀榻盥漱畢衣韡危坐日出治軍書接賓已復危坐
日晡射矢十日入卽息以爲常奉入之外不侵將士一錢
亦不令他人得侵之故將士皆敬公終日侍無懈者凡遇
總兵官過所部公出奉銀二百兩葺垣舍峙芻茭以所餘
置頓曰
朝廷將士冒風雨寒暑來豈可不一餐外此吾不敢所屬
都司守備欲助公公不允曰吾多所餘諸君有身家身家

安乃可爲
皇上盡力勿以吾故令諸君乏也戰守兵亦有身家諸君能諒之足矣總兵官聞之常先造謝待以殊禮甯都有在籍大官甫識公輩厚儀以進公曰朋友之饋無不可雖然若未知吾何如人不可饋吾不知若何如人亦不可受少遲之異日定交後可耳牙中兵夜直干總營干總姦之兵走訴公公訶曰何得汙長官逐出干總喜明日公坐便坐呼軍吏具申文劾干總廢弛請革職而以前訴別書稟同函申三日後干總知上劾闖然至堂皇大詬一營皆不平請杖之公曰彼有老母劾其官罪當矣以此事得杖何面目復生是殺其子母也于是甯都民大悅公出皆擁觀以得見誇于人

刑部尚書金公光悌巡撫江西聞公名調署撫標中軍參將公進退以禮會有急獄繫四人發中軍其一人當繫未得指揮後呼囚止四金公斥之公曰參將不知獄情大人指揮繫四人參將不敢五也如參將面從受大人斥是長大人過大人何所千里調一面從參將爲中軍是日金公下演武廳試騎射公拍刀侍甚久金公勞之曰少休好參將也

十三年復署袁州營副將十四年以疾乞長假十五年四月五日卒于南昌私館年六十七是日尚危坐日晡始就臥曰吾不起矣時敬在南昌視公含斂

加詳公娶毋氏之黨生子玉福禮部祠祭司拜唐阿孫喜
忠喜明七月二十四日玉福來江西扶柩歸京師敬因次
公行事素所見知者俾志公之墓銘曰
猶之絕物自高如狂而遇所施先峻其防失至于隘我與
公同
盛明之朝人亦見容啟手啟足公行不復我愧沾沾云何
其淑

用李將軍列傳法

張府君墓志銘

敬始官江西新喻卽聞永豐張瓊英有行能學術新喻鄰
永豐而瓊英官瑞金縣學教諭去千數百里不得見及敬
調瑞金瓊英已官安徽天長縣知縣而瑞金士大夫皆賢
之飲酒必舉瓊英所居曰鶴舫先生時臨我出其詩曰此
所贈也少年必相尙曰我鶴舫先生弟子也後敬以公事
赴南昌道出吉安時瓊英以疾去官歸授經靑原山中相
遇今年復相遇于南昌瓊英棄知縣願就府教授敬以此
高之瓊英以尊府君狀請志銘敬不敢辭按狀府君名奏
勳字匡世縣學廩膳生

勅封修職郎瑞金縣學教諭世爲永豐人曾祖眉友縣學生祖睿干父振皋拔貢生雩都縣教諭母郭氏府君性和易喜爲文章教子弟有禮法生平不佞佛亦不斥佛曰吾爲儒儒之道自盡而已凡道書丹經皆不觀曰修身謹疾而已天下豈有仙人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配聶氏

勅封孺人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一是年九月一日葬于東坑之原二十九日聶孺人祔焉子三瓊英宇珩賓嘉慶六年進士饒州府教授次瓊芝次瓊荃皆縣學生

銘曰

二氏溺人徧大九州盡未來際居貴當富冀延福命惑同婦寺其中賢智好談精渺雲縱波肆肌血貫注如父子性師師弟弟豈知律教溢爲禪悅義外立義上昇不驗遁言尸解守尸尸敝全眞之說以仙援佛類彼非類而爲儒者後身先口以諍而誶吁嗟大道爲識所界萬端破碎府君持論能平則正勿謂近易刻之堅石永永無泐爰告後世

刑部主事曹君墓志銘

君諱悳華字迪諧一字山甫姓曹氏宋寶慶中兵部尚書彥約自歙遷都昌十傳至廷賓自都昌遷新建之蘆阬三傳至文寶自蘆阬復遷魯江君曾祖家甲福建龍溪縣知縣祖繩枉福建布政使父穎先候選州同知妣萬氏君年十九爲南昌府學生次年爲廩膳生乾隆四十八年江西鄉試中式五十八年會試中式六十年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以內閣中書用是年考取軍機章京嘉慶二年補內閣中書三年充山東副主考四年充方略館纂

修七年升刑部江蘇司主事九年充方略館提調十一年
總辦秋審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有七配彭
氏子二紳業綈業女長適候選從九品熊文濬次適太學
生彭邦彤君貌豐下須眉羅羅然進止語言甚溫雅而耳
重聽語非促膝不聞所官內閣及刑部皆繁要又督攝皆
天子親信才德重臣故少年厲鋒穎求合反多不得當君
以重聽聞于勲舊諸老先生皆加意察之然君從容十餘
年無一事齟齬者
憲皇帝雍正五年設軍機處論者以爲如宋之樞密院然
樞密院止掌兵事與中書省並重而已
本朝軍機處主受天下之成如宋中書平章事主內制如
宋翰林學士主徵發賞罰功罪如宋樞密使三者惟明之
內閣兼之今內閣在
午門不能常見止與擬進呈軍機處在
乾清門大臣每面取
進止益嚴重故軍機章京常急速趨事以爲能然君亦從
容十餘年無一事齟齬者嗚呼諸老先生能容君與君能
見容于諸老先生足以稱矣先是
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行在

賜緞二匹後君外舅彭文勤公元瑞直
內廷
純皇帝淸問及之朝士以爲君成進士必
賜及第而竟列三甲內閣侍讀員缺例用內閣中書一人
軍機中書一人故行走者皆游陟侍讀會直隸總督題十
三州縣被水復題誤爲十二君正之
皇上嘉其勤朝士以爲君必擢侍讀而竟以平敎匪議敘
升主事若是者其命邪然非君能安之何以及此君能詩
善篆分不恒作行書正書皆精能畫山水學南宋溢爲花
鳥人物草蟲得其意然多偶然爲之不殉貴游請屬自

之曾祖祖以進士起家羣從悉貴盛而君從父文恪公秀
先以待從官六卿君生長世胄始終淸素自守有寒門所
不能者君歿後一年紳業綈業自京邸扶柩還新建將卜
葬以敬與君爲鄉試同年生請銘銘曰
收視者明返聽者聰餘于道則其事習其藝工故形之選
非德之充也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高氏名光啟字曙初世爲武進人曾祖爾傅江浦縣教諭祖閭江西萬年縣縣丞父希準

勅封文林郎妣程氏

勅贈孺人文林君推產兄弟洎府君長而家益貧文林君磊落不爲意程太孺人常早起無可炊則危坐鼓琴府君聽之凄(悽)然傷不能養脫身走京師就太孺人之弟文恭公景伊于邸第已而太孺人卒因移家依文恭文恭淸廉自守無所餘府君則藉客授所入以養親前後七應順天鄉試不得解四庫館謄錄考滿選山東菏澤縣縣丞署定陶

武城齊河縣事調汶上縣縣丞擢掖縣知縣考最署平度州知州其時大吏有以縱恣伏法者連僚屬多人法至死戍其中有不幸者而府君適以失囚幾上劾急捕得免曰疇官之法可知矣吾豈可危吾親遂乞養歸府君之弟沅陵縣縣丞桂在湖南并呼之歸曰吾宦雖不成然視入都時足以養矣與弟共之可也歸五月而文林君卽世又十年府君終不出卒于家嘉慶五年八月丙寅也

勅授文林郎掖縣知縣例授奉政大夫候選同知年六十有五府君性淸篤未嘗以聲色加人而吏事修舉人不能欺少日往來文恭邸第十餘年其時同州如劉文定綸之淸愼錢文敏維城之警健莊侍郎存與之淵雅皆朝廷偉人文恭則以長者在崇班中能持正無所阿狥府君請益諸君子而言行則性近文恭故能善其始終內外如此敬赴江西時常拜府君于庭後歸而見府君同產妹之夫趙甌北先生翼觀其文章議論邁往無等追思府君之爲人溫然盎然與先生若有逕庭而終身相厚善蓋各安其中之所獨至者使敬得侍文恭其志意氣局又當何如而惜乎其未及見也府君娶孫宜人繼吳宜人子二長德英候選府通判沅陵君子府君子之繼府君卒次德洋候選知縣吳宜人出女三長歸于敬次適國子監生徐士

爔次適劉焜望二十年九月戊子卜葬于城東五路橋之原銘曰

宜于已宜于人譽兄弟繩子孫兆于斯奠幽室以甯爲天靈爲日天昭日明永無極

楊貫汀墓志銘

明南京國子監博士楊澹餘先生以任爲瑞金文學儒者其七世孫曰縣學廩膳生元申字貫汀能文有行檢敬初至瑞金貫汀學焉兄五人其三人前卒曰元棗字美汀曰元芻字牧汀皆縣學生敬皆得交美汀不久卒敬以計吏入都及返而貫汀已卒問牧汀牧汀亦卒嗚呼瑞金如貫汀方可進于古之學者而兄弟相繼頹落如此澹餘先生年三十五未竟用世之志著述未畢業今貫汀亦年三十五不大可感歟貫汀卒于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曾祖方堅祖于昭皆縣學生父其恂母張氏貫汀娶于賴子會

九銘曰

殤非天彭非修如其然吾師尤

是貫汀志無人可移

徐恭人墓志銘

嘉慶八年五月甲辰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楊君煒之恭人徐恭人卒于治所之內寢九年子鼎高書高以朝議之命歸葬于陽湖城南之原恭人世爲武進人曾祖永甯大理寺左評事祖朝柱內閣中書候補主事父熊占福建福州府通判前母楊安人繼母楊安人恭人年十八歸朝議自朝議爲庶吉士及知縣于柘城商邱固始平鄉同知于南安袁州恭人皆從其卒年五十有二

勅封孺人進宜人恭人子二鼎高太學生考取實錄館謄錄書高太學生女四長適商邱拔貢生陳彬次適仁和太

學生金孝集次適同縣鹽運分司湯貽恩其季字吳縣太學生張昆元朝議狀恭人曰恭人嫺婦儀事繼母得其歡心逮事先大夫浯州府君而事先太恭人陳太恭人二十餘年以禮如一日好讀書尤悉于史事予性戇當官無所避常讀馮道傳詆之恭人曰長樂老名節埽地矣雖然其所遇之人何如哉虎豹蛇蝎而能使之皆馴當必有道矣惲子居曰大哉此言天下爲君子者能知所以處小人之道則下無鉤黨之甌上無棄賢任佞之敗然惟有名節者方可議處小人而能處小人者其名節又必如泰山大河磊落汪洋可信于天下後世之匹夫匹婦方爲善耳恭人

不可不銘銘曰

婦德愉愉氤兮若蘭玉珮鏘鳴以肅以歡紘綖大帶及于滲灑蒸蒸之化視斯則已有美碩人宜于厥家敬相夫子如輔在車立朝之要一言日益憎主詢多毋搆于隙鳳凰不擊鷙鳥革心麟之般般嶽嶽在林凡百君子其敬聽之貞珉不泐永此刻辭

甘宜人祔葬墓志銘

甘宜人奉新人曾祖諱汝來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莊恪
祖諱禾禮部主事父諱立功翰林院編修母熊氏浙江巡
撫諱學鵬女也宜人年十九歸南昌曹君庠業曹君以拔
貢生授玉山縣訓導歷知浙江武義錢塘福建龍溪諸縣
遷知廣西新甯州奉
特旨知四川直隸茂州調瀘州署夔州府事先宜人卒宜
人卒于嘉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年四十有五以十一年
二月己丑祔葬于新建城西曹君之兆子二長熊舉人候
補內閣中書次熙女二長嫁南昌候選從九品鄔宣諭次

許嫁吳縣國子監生蔣兆鄂江西入
本朝大家之守家法者于南昌府所隸曰曹曰甘曰熊曰
彭曰裘皆起家侍從至大僚而曹氏自地山先生秀先以
重厚端實爲
朝廷大君子甘與熊兼著治幹風節宜人熊之自出敎成
于甘而女于曹故才質德行皆有儀法昔韓退之志京兆
韋夫人援詩碩人之義以敘宗親蓋大家子孫顧惜門第
而女子益爲繩矩約束多適于禮者敬爰按中書之狀比
其事以銘宜人之幽使後有所考焉銘曰
膝下婉婉服于聲詩不幘之言王母色怡言歸于曹重閨
是養緌纓有節燠寒無恙割田而貸脫珥而輸姻族熙熙
以義爲腴夫子之型子也是式勿爲秋霜煦之以日綿綿
荒原松櫝永存宜人之德施于孫孫

姜太孺人墓志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敎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皐文曰

聖天子整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爲子者之心以爲有列于

朝吾母不寵旌門將以邀

天子之命不幾于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罪與沒親之善等皐文成進士改庶吉士其明年當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因亟呈牒禮部爲母姜太孺人請旌門事下府

縣然後復呈牒禮部如庶吉士例
賜孺人始卜日改葬皐文師友多大官爲文章宗師顧以
敬之言爲不欺後世屬之銘嗚呼皐文可謂能事其親者
矣按狀太孺人武進人父本濰縣學增廣生母胡氏太孺
人年十九歸皐文尊府君同縣府學廩膳生蟾賓二十九
而寡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訖于成人乾
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卽皐
文名惠言孤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翊遺腹生縣學生女
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難甯飢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
賢也

李夫人墓志銘

嘉慶十年四月乙丑前資政大夫巡撫廣西南康謝公啟昆之叔子學坰葬其嫡母李夫人之柩于新建大山之原去夫人之卒十有九年矣先是資政之仲子學崇與學坰議葬事既定于正月赴都下補官而孟子學增早卒其孤振晉傅重與季子學培皆幼故夫人之葬惟學坰釐其事加詳且以兄學崇之命爲辭請敬爲之志夫人資政同縣人曾祖執中歲貢生祖上謙父逢湛國子監生母王氏夫人年十五歸資政于南康後三十五年爲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甲申南昌私第火夫人卒年五十

誥封恭人晉贈夫人子四學增二品蔭生候選主事繼室劉夫人出學崇嘉慶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學堈候選員外郎皆側室盧孺人出學培候選府同知衛孺人出孫振晉二品蔭生夫人生女一盧孺人生女一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二自資政爲庶常編修夫人常從及資政外爲鎮江知府移揚州甯國亦從其卒也資政以甯國府知府家居用五行家言緩葬後資政由南河河庫道擢浙江按察使遷山西浙江布政使最後巡撫廣西皆遠宦間以上事道出南昌不及葬迨資政卒用形法家言不合葬夫人素賢能逮下及見學增學崇之生學堈學培皆後夫人之卒始生而學堈竟克葬夫人亦夫人之賢其得于子義與命宜如是也銘曰

夫邪予邪貴邪富邪夜宮其晝邪已焉哉

書法謹嚴如春秋較之尹河南各志止求簡者不同

董孺人權厝志

吾常董潯州思駉以戶部員外郎出守卒于官恭人高氏與敬妻爲同高祖姑姪恭人之女董孺人歸國子監生楊鼎高鼎高從其尊府煒守南昌而孺人歿于官舍日者言歲陰所在于法不宜葬遂卜日權厝于城南之原孺人年十七于歸歿以嘉慶八年正月甲子年二十有九去始徐恭人之喪不及一年去先後丁孺人之喪逾一年蓋南昌與鼎高及鼎高之弟書高二年之間相繼遭此變故是可哀也已而孺人之母高恭人居本貫鼎高亦以事回里均未得臨孺人之喪子三嘉寶應寶三寶女一皆幼小失所

恃重可哀也已敬以姻族知孺人之賢教于室而宜于楊氏之家爰爲之銘曰

生慈于姑死從之心勿憬也先後之不年天爲之不知其所然也母也天只勿損所安也吁嗟所生惟夫子怙之勿棄捐也

杼軸與楊貫汀志同銘幽宕

韓非子解老篇萬物之所然也子居爲文無一字無來歷世人勿妄彈射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武進陳氏名雲父士甯母鎮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惲敬日纑高昌棉十兩織日得布一匹自先大人太孺人與敬悉衣之二十六敬赴試禮部遂留京師太孺人以孺人多病禁勿織孺人撚雜線蹙之爲菊牡丹鳳子鵲鷄數十類俱創意不襲舊式或綴雜綾絹爲之率三日可得白金一兩助甘旨暇則讀論語孝經蓋如是者十年敬終不成進士就知縣始從官于富陽二年調江山旋聞先大人之喪孺人以疾歸遂不起年三十九時嘉慶二年閏月丙辰也生子以道女玉嬰皆不育烏乎可哀也已先是敬官

富陽時大吏非意侵辱敬以禮拒之適湖南苗擾辰沅間因急檄使護銀十五萬兩餉軍道出賊中孺人聞檄至驚得匈膈疾而代者日求敬公事缺陷欲擠之以快大吏不得則以小事惱敬家口孺人畏憤疾益篤及敬餉軍役返上事江山常小差後卒以是疾死烏乎人孰不願其夫之仕者然未仕不過勤苦而已既仕乃至如此此豈可盡委之于命邪敬蓋自尤之不暇而暇他尤邪以是年十一月辛未權厝牛車之西阡敬喪先大人始祥禮不宜有所撰著然事恉有非他人所可言者沒之又不忍禮亦宜許自言遂爲之銘曰

名乎有詭成者矣而願之乎而不願之乎宦乎有巧達者矣而善之乎而不善之乎遇乎有日豐者矣而獨歉乎抑吾之歉而歉而乎其若是儉乎噫

女嬰壙銘

惲敬子居之女嬰生于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八日時敬館陽湖橫林之徐氏三月後一歸視之明年正月往京師又二年敬方遊太原五月十六日嬰以痘殤葬居西師子墩屬武進縣通江鄉九月家問至太原後嘉慶二年嬰之母陳孺人卒無子敬蓋年四十矣感奔走之苦身世無所就而兢恤如是追埋銘于嬰之壙前前五步志永傷焉銘曰

吾知見嬰之生也而死亦然吕是爲天屬其疑于薄也盍悔旃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敬治新喻之三年召鄉三老求孝弟于家恤于里黨者旌其閭于是國子監生爲琳縣學廩膳生爲瓚狀而請曰先人之棄琳瓚在嘉慶五年二月丙申八年十月乙酉葬于西郭之北原分宜林大任銘諸幽今明府君陳高義激揚吾喻之人能哀先人而表其行是賜先人以不朽也敬惟昔者歐陽文忠公爲乾德令表屯田員外郎李仲芳以石隄捍水有功于縣民應山處士連舜賓賙貧匱者卒後二十年文忠公亦表之遂不敢辭按狀周氏世居吉水之泥田十七世祖長卿爲新喻教授遂家新喻君諱志濂字江

臣入貲爲國子監生處父母兄弟能歡爲祠堂祀元公爲始祖祭器衣服皆備祭田若干畝贏以周宗之人縣有緱山書院燬于火君復置之率縣人修孔子廟以餘力爲屋十二楹館縣之試行省者縣漕二萬四千石君以倉隘增徙之復請于縣爲社倉于雲路門至今貧者得貰其穀蓋君之力于事以施其德多如此曾祖天民祖可從父廷標母傅氏君卒年八十有二娶同縣廖氏子爲琳女適縣學生胡繼良繼娶山陰祁氏子爲瓚女適縣學廩膳生萬分齡敬既次周君之行乃揚于衆曰人之善性也雖然爲之者必視其分焉世嘗有秉均軸擁摩節所行得罪于天下後世而鄉之人懷其惠尸而祝之者是不明于大小公私之分而已夫有天下之任者以利天下爲善有一州一郡縣之任者以利一州一郡縣爲善有一鄉之任者以利一鄉爲善如周君所爲令秉鈞軸擁摩節者爲之無增于其身之善亦無減于其身之惡何也大小公私不相敵也今周君處下竭其才量爲善于其鄉皆視其分爲之且周君爲其分之所宜爲訖有事實功効垂之永永蓋非虛辭揖讓取長厚名者所能至其足爲爲善者坊乎遂書之碣而列于墓左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國家倚東南財賦而浙江居十之三大府總督浙江福建者行部過浙江所取州縣公使銀且二十萬州縣力匱則盜正帑應徵索而歲稽其

上供之數以後歲所供揜之自前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公巡撫浙江躬廉潔率屬歲裒所餘益帑總督徵索悉不應其爪牙支格者悉以禮遣之行之數年而浙江之財賦大贏其時左右吉慶公提綱舉凡使衆畫一者曰分巡杭嘉湖道李公翮警敏強毅君子也公山東金鄉人字逸翰曾祖怦祖爾傑皆縣學生父來鵬副榜貢生妣周氏公以

八当作七或作六
按三十八年癸巳
会试

乾隆三十八年進士補祠祭司主事升儀制司員外郎郎中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升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杭嘉湖道署布政使一署按察使再以周太恭人年老乞養歸後服闋赴部奉
旨發陝西以道員用旋以疾歸卒年六十有六公在禮部以清謹聞充雲南副考試官以能得士聞爲御史給事中以敢言聞有列卿之子冒得官公發其罪同官有庇囚者公亦發之
高宗純皇帝常下
特旨獎其伉直巡視中城北城明科教肅姦宄平道塗飭

市城衆不敢犯赴官陝西抵留霸廳教匪大至公募鄉勇拒守七晝夜賊始退留霸獲全移駐興安奏記領兵大臣請鄉勇各守堡無調發有警則互援自是鄉勇心始固教匪不能侵多解散者在行間與衆共甘苦上下山谷皆單騎歷險阻忍飢渴以致得疾不竟其用論者尤惜焉始公之在浙江也吉慶公知公賢事皆取決而總督以前事銜公會公復署按察使義烏民何世來等倡邪教相署置造違禁物有以急變告者公曰此愚民耳白吉慶公毋以兵過江自馳至義烏檄府縣官次第縛之以邪教　奏而總督得守備報具反狀奏之且擁重兵自福建向浙江揚言

浙江縱反者當窮治吉慶公大撓公曰福建摺過浙江屬耳今浙江急驛以邪教所署置及違禁物續奏可先達

至尊

至尊知福建邀功不錄也後得

旨令總督還福建毋妄動終公去職總督未嘗能以聲色加公後一年總督之事遂敗敬初仕浙江公已交替嘗謁公公貌循循然如無所能者而浙中大小吏言及公之抗總督皆動色以爲不可及嗚呼屬官不敢犯大府虞其以法相中耳一嚬笑一指揮不敢逆而公乃驟褫其公使銀至二十萬其毒公當何如然大府之技充之至以黨逆中人止矣而公脫然始終名高身泰雖公之智計足以投抵閒隙摧落機牙然非宸宸之抑邪昊穹之右善何以至此其至此則人理天道之的然可見者也世之俯首終身如檻羊紲犬者亦奚爲哉亦奚爲哉且敬嘗計之一行省可減二十萬十行省卽可減二百萬歲歲儲峙不外靡不私沒朝廷內撫諸夏外御屬國用何患不充事何患不理用充事理則有司取之于民何患不平況乎不狥大府之欲僚屬必不敢汙不屈大府之威政事必不敢暇一事就軌萬理咸備敬均可爲天下決之公之行甚修事甚辦而此一事所係極重又敬

仕浙江時所習知者故推論以表公之阡使後世有所興起焉公配周恭人繼配周恭人側室朱宜人子四庭芬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庭禧拔貢生南城兵馬司指揮庭業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庭英幼女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嘉謨次適周之勉次適候選知縣楊大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庭芬等葬公于金鄉小樓庄之兆陽湖惲敬謹表

王盛墓石記

嘉慶元年浙江富陽縣知縣惲敬解餉軍銀十五萬兩至貴州銅仁交納役旋經江西豐城隨行民壯王盛物故葬之城西高原五年赴任新喻爲立石墓次盛亦歿于王事也後之君子勿侵毀焉可也

鸚武冢記

惲子居上新喻助前事陸允鐸公錢二百餘萬允鐸報以鸚武一架相隨十年瑞金受代居新建貍撾鸚武傷髀而死余伯維葬之園中紫檀梅花樹下賢愚經曰須達長者有二鸚武一名律提一名賒律提聞阿難說四諦歡喜持誦後爲貍所食展轉生天凡七返復生人中得辟支果嗚呼佛經三藏蓋十之八如賢愚經焉

祭張皐文文

維年月日謹于新喻之崇慶寺設位致祭于吾友張皐文之靈曰四瀛茫茫日月何遒目眢心忳已矣誰儔吁嗟皐文產予同州有唱予和有酢余醻豪攢英族子拔其尤前攀愈翺旁睨師侯百世之行萬人之學雷絕電歇河截其流吁嗟皐文作噩之春同謁文學揖予于門宛兮清揚其神則尊予弱而狂一語未申單閼之舉予罷予解北上折翼嗷于中野歲舍四遷厥宮巨蟹子偕郡計卸車都下逆旅相值比戟交弓秦齊一馳屹乎西東志合心齊如金在鎔澄沙汰礫以精爲同聚散之跡垂載十五遇蓼求甘得

薺盧苦春官駮放歸途載阻共職四門艱屯可數遽篠搆屋月僦半千土墆炎炎石炭親然其塵刺鼻漲地熇天瀦水橫堂敗壁臨筵鷄栖有車駕騾以俟伸指論值計錢當里均菌而乘斂衣覆履搖搖凌淖艅艎在水待假而裘待質而炊不肥斯臞母覦于危簸今而友揚古而師一語脫唇萬目睽睽予吏于浙予憂去官視予富渚開余以寬綿綿疾疢言與死隣子決爲活冀道之伸予葬先子子官于朝白璧燿光匪襲可韜公卿側席首乎羣髦予亦來都注官于曹渝水官符朝下夕赴送予闔闢頓軛而語誰知死別成此終古訃來當食投箸吐哺無爲爲善斯言太苦吁嗟皐文人孰不貴仁義如子之勉焉勿棄予知其難易皚皚之白勿拭則滓吁嗟皐文人孰不願富貴如子之僥焉勿及予知其得失滔滔之轍勿詭則躓吁嗟皐文生不昏惰死其有知千里行匱勿淹勿危妻單子雅內外誰支念此零丁惻愴肝脾葬予崇岡二甫能力伐石之辭惟予是職尙饗

無錫宣頴達麗中
吳縣徐敦仁愛移　同校

右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四卷子居先生手評本真蹟藏先生猶子次山中丞家咸豐乙卯余官中書舍人寄榻中丞京邸曾假錄一過爲毛邕初太宰持去千辰之冬於常德復假錄一過置之巾箱頗自珍惜同治癸酉在川東江陰繆筱珊孝廉持此蜀刻本見貽念先生手評世所希見欲亟付剞劂事敗意而止是年冬寫均室主人葬母回里自攜小兒女同居嚮晦入息一燈熒熒相對每事頗念遠人乃取古人所爲文者讀之或間爲小兒女講解以消永夜而是編亦遂卒業焉憶余年十五六時始見先生文讀而樂之願知其法而不知法之所自出積疑于胷者十餘年自得此本以讀先生文無不渙然釋然至吕讀子長孟堅文亦無不渙然釋然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豈不信哉歸安姚覲元記

真蹟是家初刻本用墨筆余乙卯幸百兩次錄本亦用墨筆最易以朱以別於前也老侍再記

北京圖書館藏